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雅克和他的主人

郭宏安 译

Jacques et son maître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雅克和他的主人

Jacques et son maître

我自己也有过对过去某一作品进行自由改编的经验。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仍在布拉格时，我动笔根据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写了一出新编戏剧。狄德罗对于我是自由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的化身，那时我正经历着的对狄德罗的苦恋，是一种对西方的怀念(俄罗斯军队对我国的占领在我眼里代表了一种强行实施的反西方化)。但是，事情总是在不停地改变着它们的意义：今天我会说，狄德罗对于我是小说艺术第一时的化身，我的剧本是对早先小说家所熟悉的某些原则的赞扬；同时，这些原则于我是十分宝贵的：1)令人惬意的结构上的自由；2)放荡故事与哲学思考恒常的相邻关系；3)这些哲学思考的非严肃的、讽刺的、滑稽的、震撼人的特性。游戏规则是明明白白的：我所写的并不是对狄德罗作品的一种改编，而是一出我自己的戏，是我对狄德罗的一种变奏，是我对狄德罗的致意：我对他的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重写；尽管那些爱情故事仍重复了他的故事，但对话中的思考却更属于我。每一个读者都能立即发现，那里有一些在狄德罗笔下不可设想的句子；十八世纪是乐观主义的世纪，我的世纪已不再是了，我本人更不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的笔下，主人与雅克忘乎所以地大讲特讲在启蒙时代难以想象的阴郁的荒唐话。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玩笑
La plaisanterie

好笑的爱
Risibles amours

告别圆舞曲
La valse aux adieux

生活在别处
La vie est ailleurs

笑忘录
Le livre du rire et de l'oubli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

不朽
L'immortalité

雅克和他的主人
Jacques et son maître

小说的艺术
L'art du roman

被背叛的遗嘱
Les testaments trahis

慢
La lenteur

身份
L'identité

无知
L'ignorance


ISBN 7-5327-3011-5
9 787532 730117 >
定价：14.00元

雅克和他的主人

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

Jacques et son maître

Hommage à Denis Diderot en trois actes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郭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克和他的主人／昆德拉(Kundera, M.)著；郭宏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ISBN 7-5327-3011-5

I. 雅… II. ①昆… ②郭…
III. 戏剧－剧本－现代 IV.I56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7700号

Milan Kundera
Jacques et son maître
Hommage à Denis Diderot en trois actes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2000年11月法文版译出

图字：09-2002-459号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雅克和他的主人
Jacques et son maître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著
郭宏安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25 插页4 字数68,000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100册

ISBN 7-5327-3011-5/I·1749
定价：14.00元

Jacques et son maître

Hommage à Denis Diderot en trois actes

雅克和他的主人

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

一种变奏的导言

1

1968年俄国人占领了我的小小的国家，我的所有作品都被禁止了，突然之间，我没有了谋生的任何可能性。许多人想帮助我：一天，一位导演来看我，建议我以他的名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

我因此重读了《白痴》，我明白就是我饿死，我也不能干这工作。那个世界充满了过分的举动、阴暗的深刻性和咄咄逼人的感伤，令我厌恶。我突然感到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的怀念，无法解释。

“您喜欢狄德罗要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他并非更喜欢他，可是我，我不能摆脱这种奇怪的欲望；为了尽可能长地与雅克和他的主人呆在一起，我开始像我自己剧本中的人物一样想象他们。

2

为什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这样一种厌恶呢？

一个由于其国家被占领而饱受精神创伤的捷克人的一种反俄情绪吗？不是，因为我从未停止过热爱契诃夫。对其作品的美学价值有怀疑吗？不是，因为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那种厌恶并没有任何的客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反感的东西，是他的书的气氛；一个什么都变成感情的世界；换句话说，一种感情被提升至价值和真理的位置。

那是占领的第三天。我正在布拉格和布捷约维茨(加缪的剧本《误会》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城市)之间开着车。路上,田地里,森林中,到处都驻扎着俄国步兵。我的车被拦住了。三个士兵开始搜查。搜查结束后,下命令的军官用俄语问我:“您感觉怎么样?您有什么感想?”问题既不是恶意的,也不是嘲弄的。相反,军官继续道:“这一切都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但这会解决的。您应该知道我们是爱捷克人的。我们爱你们!”

风景被成千上万辆坦克蹂躏,国家的前途几个世纪内受到损害,捷克的国务活动家被逮捕和流放,而占领军的军官却来做一番爱的表白。请听明白,他不是想表示他不同意占领,根本不是。他们跟他说的差不多一样:他们的态度并不是建立在一种强奸者的快乐之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范型,即受伤的爱情之上:为什么这些捷克人(我们是那么爱他们!)不愿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用跟我们一样的方式生活?多么遗憾,必

须使用坦克告诉他们什么是爱!

3

感觉对人来说是不可少的,但是它一旦变成一种价值,一种真理的标准,就是可怕的了,例如成为一种行为的理由。最高贵的民族感情随时都可以证明最凶恶的暴行;胸膛里鼓荡着高昂的感情,一个人却打着爱的神圣旗号做着卑鄙之事。

代替了理性思维的感觉成为不理解和不宽容的原因本身;正如卡尔·古斯塔夫·荣格①所说,它成为“野蛮的上层建筑”。

感觉上升至价值可以追溯到很远,也许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相分离的时期。圣奥古斯丁②说:“爱上帝,做你想做的事。”

---

①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

② St. Augustin(354—430),古罗马宗教人物和哲学家。

这句有名的话是富于启示的:真理的标准就这样由外部转向了内部,即转向了主观的专断之中。爱的感觉("爱上帝"——基督教的命令)之含混取代了律法(犹太教的命令)的明晰,变成了道德的非常模糊的标准。

基督教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感觉的千年学校:十字架上的耶稣告诉我们如何过分地赞美痛苦;骑士诗歌发现了爱情;资产者家庭使我们感受到对于炉火的怀念;政治的煽动成功地"感情化"了强力意志。这是一整段长长的历史,它造就了我们的感情的丰富、力量和美。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感觉由于一种补充的精神而得到平衡:理性和怀疑的精神,人类事务的游戏性和相对性。从此西方进入了它的圆满阶段。

索尔仁尼琴在他著名的哈佛演讲中,正是把西方危机的开始置于文艺复兴这一时期。这是俄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

在这个判断中的表达和显露;实际上,它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不同,正是由于缺少文艺复兴及其由此产生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精神状态在合理性与感觉之间有另一种关系;在这另一种关系中存在着著名的俄罗斯灵魂(它的深刻性和它的野蛮性)的秘密。

当俄罗斯的沉重的非理性落在我的国家身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大口呼吸西方现代精神的本能的需要。我觉得《宿命论者雅克》是一次智力、幽默和想象力的盛筵,任何其他作品都不像它那么强烈而集中。

4

如果要我明确的话,我会说我是一个陷入极端政治化的世界中的享乐主义者。这是我的《好笑的爱》讲述的情景,这

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它反映了我的生活最幸福的阶段。奇怪的巧合：俄国人到来前三天，我结束了这些短篇小说的最后一篇（这些短篇小说是我在六十年代陆续写成的）。

1970年，这本书的法文版问世，人们关于它提到了启蒙时代的传统。这种比较使我很受感动，紧接着，带着有些孩子气的热情，我反复说我爱十八世纪。说实在的，我不怎么爱十八世纪，我爱的是狄德罗。说得更真诚些，我爱的是他的小说。而更确切地说，我爱的是《宿命论者雅克》。

对狄德罗的作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过于个人化了，但也许不无道理；实际上，人们可以把剧作家狄德罗忽略不计；严格地说，人们可以理解哲学史而不必了解伟大的百科全书编写者的论文；但是，我要强调：小说的历史若没有《宿命论者雅克》就不可理解，不完整。我甚至要说，这部作品专门在狄德罗的文字当中而没有在世界小说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不免受到损害；它的真

正的伟大之处只有和《堂吉诃德》或《汤姆·琼斯》,《尤利西斯》或《费尔迪杜尔克》①放在一起,才可以看出来。

人们将会反驳我说,与狄德罗的其他活动相比,他的《宿命论者雅克》不过是件游戏之作而已,再说它还深受它的伟大的范本劳伦斯·斯特恩②的《项狄传》的影响。

5

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小说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却有相反的印象:在它四百年的历史中,小说错过了许多可能性:它留下了很多未经开发的机会、遗忘了的道路和未曾听见的呼唤。

① *Ferdydurke*,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5—69)的一部小说,昆德拉评价很高。

② Laurence Sterne (1713—68),爱尔兰幽默小说家,《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系其代表作。

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是这些失去的伟大刺激之一。小说的历史已经把塞缪尔·理查逊[①]这个典范开发净尽，他在“书信体小说”的形式中发现了小说艺术的心理可能性。相反，这种形式很少注意包含在斯特恩的举动中的前景。

《项狄传》是一部游戏性小说。斯特恩长久地停留在关于他的主人公的构思和诞生上，毫不遮掩地抛弃了他的生活故事，他一经诞生就几乎完全抛弃了；他和他的读者聊天，离题万里，不知所之；他开始讲一段故事，却永远没有结局；他在书中插入献词和开场白，等等，等等。

总之，斯特恩并不在行动的一致性之上构筑他的小说，行动的一致性被自然而然地看作是小说的概念本身固有的一个原则。小说，这个有着虚构的人物的巨大的游戏对于斯特恩

---

① 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作家。

来说，就是形式的创造之无限的自由。

一个美国批评家为劳伦斯·斯特恩辩护，这样写道："《项狄传》虽然是一出喜剧，却是一件严肃的作品，自始至终是严肃的。"我的上帝，请解释一下，什么是一出严肃的戏剧，什么喜剧又是不严肃的？上面引述的一句话毫无意义，但是它很好地暴露出文学批评在所有那些看上去不严肃的作品面前的惊惶失措。

因此，我要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部无愧于这个名称的小说把世界当回事。再说，"把世界当回事"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这样：相信世界让我们相信的东西。从《堂吉诃德》到《尤利西斯》，小说怀疑世界让我们相信的东西。

但是，有人可能对我说：小说可以拒绝世界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同时它也在它自己的真实性上保留着信仰；它可以不把世界当回事，但它必须把自己当回事。

但是"当回事"是什么？当回事，就是一部小说相信它要别人相信的东西。

这恰恰不是《项狄传》的情况；再一次影射那个美国批评家吧，这部小说"自始至终"、全部都是不当回事的；它什么也不让我们相信：不相信它的人物的真实性，不相信它的作者的真实性，不相信作为文类的小说的真实性：一切都成为问题，一切都要怀疑，一切都是游戏，一切都是消遣（对消遣不感到羞耻），并接受小说的形式所要求的一切后果。

斯特恩发现了小说的巨大的游戏的可能性，他因此为小说的演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没有人听见他的《邀游》[1]。没有人跟随他。没有人，除了狄德罗。

只有他对这种对于新奇的呼唤感觉灵敏。因此，对于他

---

① invitation au voyage，借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一首诗的题目。

的独特性估计不足是很荒谬的。没有人对卢梭、拉克洛[①]、歌德的独特性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他们以及小说的整个演变）从年迈的、天真的理查逊的身上借鉴很多。如果斯特恩和狄德罗之间的相像是如此惊人，那是因为他们共同的事业在小说的历史上是完全孤立的。

6

不过，《项狄传》和《宿命论者雅克》之间的不同与相像是同等重要的。

首先是性情的不同：斯特恩是缓慢的；他的方法是减速的方法；他的视力是显微镜（他善于终止时间，孤立出生活的每

①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法国作家。

一秒钟，像后来的詹姆斯·乔伊斯一样)。

狄德罗是快速的；他的方法是加速的方法；他的视力是望远镜(起初我不知道还有比《宿命论者雅克》的最初几页还迷人的小说：笔调的转换非高手不能；节奏的感觉；开头的句子的极快)。

其次是结构的不同：《项狄传》是一个叙述者的独白，即项狄本人。斯特恩细腻地描绘了他的奇特思想的所有频繁的变化。

在狄德罗，五个叙述者相互打断，讲着小说的故事：作者本人(与读者对话)；主人(与雅克对话)；雅克(与他的主人对话)；女店主(与她的听众对话)；德·阿尔西侯爵。每个故事的主导手段是对话(其精湛技巧是无与伦比的)。还有，叙述者通过对话来讲对话(对话套对话)，以至小说的总体成了高声进行的一场无边无际的交谈。

还有精神的不同：副本堂神甫斯特恩的书是放荡的精神

与伤感的精神的妥协，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害羞的客厅里对拉伯雷式的狂欢的一种忧伤的回忆。

狄德罗的小说是不查原稿的放肆的自由、没有感伤的借口的色情的一次大爆发。

最后，是**现实主义的幻觉的程度上的不同**：斯特恩打乱了时间顺序，但是事件牢固地扎根于时间和地点之中。人物是奇特的，但是具备一切使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

狄德罗创造了一个在他之前从未见过的空间：**一个没有布景的舞台**：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叫什么？这与我们没关系。他们多大年纪？不，狄德罗不做任何事情使我们相信他的人物真实地存在于一个确定的时刻里。在世界小说的全部历史中，《宿命论者雅克》是对现实主义的幻觉和所谓的心理小说的美学的一次最彻底的拒绝。

7

《读者文摘》的经验忠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深刻倾向，使我想到有一天所有过去的文化都要完全重写，并在重写本后完全被遗忘。伟大的小说的电影和戏剧改编不过是特殊的《读者文摘》罢了。

问题不在于捍卫艺术品的不可触动的纯洁性。当然，莎士比亚也重写别人写过的作品。但是，他并不改编；他利用一部作品是为了他的变奏的主题，他是其至高无上的作者。狄德罗从斯特恩那里借用了雅克膝上中了一弹、被别人放到大车上运走并得到一个漂亮女人照料的全部故事。这样做的时候，他既没有模仿，也没有改编。他在斯特恩的主题上写了一个变奏。

相反，人们知道的《安娜·卡列尼娜》在戏剧或在电影上的移植是一种改编，也就是说，是缩写。改编者越是想偷偷地藏在小说后面，他就越是背叛了小说。在缩写中，他不仅剥夺了小说的魅力，而且剥夺了它的意义。

再说一说托尔斯泰：他以一种根本上崭新的方式在小说的历史上提出了人类行为的问题；他发现了从理性上不可理解的原因对一项决定的致命的重要性。为什么安娜自杀了？托尔斯泰甚至运用了几乎是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来表现遥控着他的女主人公的种种非理性的动机。而每一种对于小说的改编，根据《读者文摘》的性质，都必然地试图使安娜的行为的原因明晰和符合逻辑，使之合理化；改编因此成为小说原创性的完完全全的否定。

人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小说的意义在改写之后依然存在，就是小说的平庸价值的间接的证明。所以，在世界文学

中有两部小说是绝对不能缩写的，是完全不能重写的，它们是《项狄传》和《宿命论者雅克》。那种天才的混乱，如何能简化之后还有某种东西存在？它应该作为什么而存在？

人们当然可以抽出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做成一出戏或一部电影（有人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人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魅力的平庸的小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美与狄德罗讲述的方式是分不开的：1）一个普通的女人讲述发生在她陌生的环境里的事情；2）对人物的夸张的认同是不可能的，因为陈述被其他小故事和对白不间断地、不恰当地打断；所以，3）不断地被评说、分析和讨论；但是，4）每个评论者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是一个反道德的故事。

为什么我对此要说得那么多？因为我要和雅克的主人一起高呼："胆敢重写已经写过的东西的人罪该万死！阉割他

们，割掉他们的耳朵！”

8

当然，这都是说《雅克和他的主人》不是改编；这是我自己的剧本，是我自己的“狄德罗变奏”，或者说，是我“向狄德罗致敬”，既然这个剧本是在一种钦佩之情中构思的。

这个“致敬的变奏”是多重相遇：两个作家的相遇，但也是两个时代的相遇。小说和戏剧的相遇。戏剧作品的形式总是比小说更严格，更程式化。戏剧从来不曾有过它的劳伦斯斯特恩。因此，我不仅写了“向狄德罗致敬”，也写了“向小说致敬”，试图给予我的喜剧这种小说家狄德罗发现了、但剧作家狄德罗从未体验过的形式上的自由。

剧本的结构如下：在雅克和他的主人的旅行这一脆弱的

基础上，展开了三个爱情故事：主人的，雅克的，德·拉·波默莱夫人的。前两个稍稍与旅行的结局有联系（第二个更少），占据了整整第二幕的第三个，从技巧的角度看，是一个十足的插曲（它不是主要情节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人们称作戏剧结构规律的明显的移植。但是，正是在这里我赌了一把：

放弃情节的严格的一致，通过更微妙的手段创造总体的协调：通过多声部的技巧（三个故事并非顺序地讲述，而是互相交叉），通过变奏的技巧（三个故事实际上互为变奏）。（因此，这个剧本既是“狄德罗变奏”，又同时是“向变奏技巧致敬”，如同七年之后我的小说《笑忘录》。）

9

一个捷克作者，在七十年代，想到《宿命论者雅克》（也是

在七十年代写成)从未在作者活着的时候印刷,而只有手抄本在一个有限的、秘密的读者群中流行,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在狄德罗的时代只是一个例外,而在两百年后的布拉格却是所有重要的捷克作家的共同命运,他们被排除在印刷之外,只能看到他们的书以打字的形式出现。这开始于俄国的占领,它将继续,根据各种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我出于个人的兴趣写了《雅克和他的主人》,也许还有一个模糊的念头,有一天将在一座捷克的剧院里人们可以化名演出。作为署名,我在文本里(又是一个游戏,一个变奏!)随处放进了一些我过去作品的回忆: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一对儿让人想起《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即《好笑的爱》)中的一对朋友;有对《生活在别处》的影射,还有一个是对《告别圆舞曲》的。是的,这是一些回忆;整个一部戏就是对我的作家生活的告别,"以消遣的形式出现的告别"。《告别圆舞曲》是我几乎

同时结束的小说，它应该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然而，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没有个人失败的苦涩滋味，个人的告别融入另一个其大无比的告别，它超越了我：

面对俄罗斯的永恒的夜，我在布拉格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暴烈的结束，它在现代之初就被构想出来，建立在个人及其理性、思想的多样性和宽容之上。在一个西方小国里，我经历了西方的终结。这，就是伟大的告别。

10

带着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作为仆人，堂吉诃德走出他的家，去和敌人作战。一百五十年之后，托比·项狄[①]把他的花园变

① Toby Shandy，《项狄传》主人公的叔父，一个回忆往事的老兵。

成一个战场的大模型;他在那里沉入对尚武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有他的仆人特里姆的忠诚的帮助。特里姆完全像雅克一样,是个瘸腿,而在十年之后,雅克在旅途中逗他的主人开心。他和一百五十年后的约瑟夫·帅克[①]一样饶舌,一样固执,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军曹约瑟夫·帅克使他的主人卢卡其中尉又高兴,又害怕。三十年之后,贝克特的《最后一局》中的主人和仆人已经在世界这个空荡荡的舞台上形影相吊了。旅行结束了。

仆人和主人穿越了现代西方的整个历史。在布拉格,这个伟大告别的城市,我听见了他们远去的笑声。怀着爱和焦虑,我依恋这笑声,正如人们依恋脆弱的、要消失的事物一样,这些事物已被判决。

1981 年 7 月,巴黎。

---

① Joseph Chvëik,捷克作家雅·哈谢克(Jaroslav Hasek,1883—1923)的小说《好兵帅克》(*Le brave soldat Chvëik*)中的主人公。

目录

雅克和他的主人

剧中人物

雅克

雅克的主人

女店主

圣－旺骑士

小毕格尔

老毕格尔

朱斯蒂娜

侯爵

母亲

女儿

阿加特

警察

法官

让，店伙计

本剧上演应无幕间休息;为了使剧本的三部分清晰可辨,我想象由短暂的黑暗或突然的落幕来区分场次。

在尼古拉·布里昂松的出色的导演(巴黎,1998—1999)下,整场戏没有中断,然而,像在一部有三个乐章的协奏曲中一样,场次由于气氛和节奏而明显地不同:第一幕是**快板**;第二幕,在旅店里,是**活泼的**,嘈杂,沉醉,大笑;然后,旅店消失,舞台上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流浪汉:最后一幕是**慢板**。

我想象雅克是一个至少四十岁的男人。他与他的主人同年,或略长。

布景:整个演出中,舞台不变;它被分成两部分:前部略低,后部稍高,形成一个大平台。全部发生在现时的情节都在舞台前部展开;过去的插曲在稍高的后部演出。

舞台深处（也就是高台之上）有一段台阶（或梯子），通向一个阁楼。

大部分时间，舞台（应该是最简单、抽象不过）是空的。只是在某些情节中，演员自己拿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等等。

应该注意布景不要任何装饰、说明和象征的成分。否则就违背了剧本的精神。

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但这是人们今天想象的十八世纪。因此该剧的语言不是过去语言的复原，也不应强调布景和服装的历史性。毋庸置疑，人物（特别是两个主角）是有历史性的，但应该稍稍地模糊些。

二十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精神上的）冲突暗中贯穿全剧。为了使之保持清晰和平衡，必须尽可能地尊重文本。

第一幕

第一场

〔雅克和他的主人上；他们走了几步，雅克的目光落在观众身上；雅克站住了……

雅　　克　（偷偷地）先生……（对他的主人用手指着观众）为什么他们都看着我们？

主　　人　（他颤抖了一下，整整衣服，好像害怕因为衣冠不整而引人注意）装做没有人一样。

雅　　克　（对观众）你们不能看别处吗？那好，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从哪里来？（他朝身后伸出胳膊）从那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带着一种哲理性的轻蔑）难道人们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对观众）你们知道吗，你们向何处去？

主　　人　雅克,我害怕知道我们向何处去。

雅　　克　您害怕?

主　　人　(忧伤地)是的。但是我并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悲惨的责任。

雅　　克　相信我,先生,人永远也不知道他向何处去。我的上尉过去常说:“一切都写在天上。”

主　　人　他说得有道理……

雅　　克　让魔鬼骑在朱斯蒂娜身上吧,那个肮脏的阁楼,我就是在那儿失去童贞的。

主　　人　你为什么诅咒一个女人,雅克?

雅　　克　因为当我失去童贞之后,我喝得大醉,我的父亲气疯了,痛打了我一顿,正好一支部队从当地路过,我一气之下参了军,打了一仗,膝盖上中了一弹。一连串遭遇从此开始。要是没有那一颗子弹,我

想我永远也不会堕入情网的。

主　　人　你恋爱过？你可从来也没有说起过！

雅　　克　没有跟您说起过的事情多了。

主　　人　那好！你是怎样堕入情网的？说吧！

雅　　克　我说到哪儿了？对了，膝盖上中了一弹。我被埋在一大堆死人和伤员底下。第二天，他们发现了我，把我扔在一辆大车上。目的地是医院。路不好，车一颠，我就痛得大叫。突然，车停了。我要下车。那是在一个村头，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破旧的小屋门前。

主　　人　啊，终于……

雅　　克　她进了屋，拿着一瓶葡萄酒出来，给我喝。他们想把我重新放回大车上去，可是我抓住了她的裙子。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躺

在她的家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围着我，她给我缠纱布。

主　　人　坏蛋！我看出你来了。

雅　　克　您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主　　人　这个男人把你请到家里，可你竟这样感谢他！

雅　　克　先生！人能对做过的事情负责吗？我的上尉说："我们在地上遇到的善与恶都写在了天上。"您知道有什么法子擦掉写下来的东西吗？先生，告诉我：我能不存在吗？我能是另一个人吗？如果我还是我的话，我能做与我做的不一样的事吗？

主　　人　有件事我不明白：是因为写在了天上你才是一个坏蛋呢，还是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坏蛋才写在了天上？何为因，何为果？

雅　　克　不知道，先生，但是别叫我坏蛋。

主　　人　叫你给恩人戴绿帽子的人。

雅　　克　别把那个人称作我的恩人。您应该看看他如何对待他的老婆，只因为她可怜我。

主　　人　他做得对……雅克，她怎么样？给我描绘一下。

雅　　克　那个年轻女人吗？

主　　人　是啊。

雅　　克　（犹豫地）中等身材……

主　　人　（不大满意）咳……

雅　　克　算高吧。

主　　人　（满意地）算高吧。

雅　　克　是的。

主　　人　这我喜欢。

雅　　克　（用手比划）胸脯很高。

主　　人　比屁股还高？

雅　　克　（犹豫地）不，胸脯高。

主　　人　（悲哀地）遗憾。

雅　　克　您喜欢大屁股？

主　　人　是啊……像阿加特的屁股……她的眼睛呢，怎么样？

雅　　克　她的眼睛？不记得了。不过她有一头黑发。

主　　人　阿加特的头发是金色的。

雅　　克　毫无办法，先生，如果她不像您的阿加特的话。她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您得接受。不过她有一双长腿，很漂亮。

主　　人　（出神地）长腿。你真让我高兴！

雅　　克　还有肥臀。

主　　人　肥臀？不开玩笑？

雅　　克　（他比划着）这么肥……

主　　人　啊！恶棍！你越说，我越要发疯。那么，你那恩人的老婆，你把她……

雅　　克　不，先生。这个女人和我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

主　　人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谈到她？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她身上？

雅　　克　先生，您总是打断我，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主　　人　我真想要她呀……

雅　　克　我跟您说我躺在床上，膝盖里一颗子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可您却只想着淫荡。更有甚者，您还搅和进一个什么阿加特。

主　　人　别说这个名字。

雅　　克　是您先说的。

主　　人　你曾经疯狂地想要一个女人而她却无动于衷吗？的确是无动于衷？

雅　　克　是的，朱斯蒂娜。

主　　人　朱斯蒂娜？就是那个使你失去童贞的女人？

雅　　克　正是。

主　　人　讲讲……

雅　　克　您先讲，先生。

第二场

〔舞台深处，平台上，其他人物已经出现。小毕格尔坐在台阶上，朱斯蒂娜在他前面站着。一对夫妇在舞台的另一侧。阿加特坐在圣-旺骑士拿来的一把椅子上，骑士站在她旁边。

圣 - 旺　（招呼主人）喂！我的朋友！

雅　　克　（和他的主人一起转过身来，对阿加特点头示意）

是她吗？（主人点头）在她身边的那个人是谁？

主　　人　一个朋友。圣-旺骑士。是他介绍我认识她的。（用目光望着朱斯蒂娜）那边是你那一位吗？

雅　　克　是，但我更喜欢您那一位。

主　　人　而我，喜欢的是你的。她更丰满。坦率地说，你不愿意交换吗？

雅　　克　当初就应该想到。现在太晚了。

主　　人　（叹气）是啊，太晚了。那个小伙子是谁？

雅　　克　毕格尔，一个哥儿们。我们俩都喜欢那个姑娘。可不知为什么，是他把她弄到手了，而不是我。

主　　人　跟我一样。

圣 - 旺　（他走近主人，在台子边上）老朋友，你太不谨慎了。她的父母害怕人家说长道短的……

主　　人　（对雅克，愤怒地）肮脏的小市民！当我给姑娘送

礼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打搅他们！

圣-旺　不，不，他们很尊重你。他们只是要你明确地表态。不然，你就不要到他们家去了。

主　人　（愤怒地，对雅克）是他把我介绍给她的！他怂恿我！他向我保证她是一个容易到手的女人！我一想到这儿，咳！

圣-旺　朋友，我只不过是为你传信而已。

主　人　（对圣-旺）很好。（他登上台子）我让你告诉他们，别指望我把结婚戒指戴在姑娘的手上。对阿加特说，她以后对我必须更加温柔，如果她不想失去我的话。我不想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和财产，我可以更有效地用在另一个女人身上。

〔圣-旺听完雅克的主人的口信，躬了躬身，转

身回到阿加特身边。

雅　　克　太好了，先生！我就喜欢您这个样子！您终于勇敢了一回。

主　　人　（对雅克，在平台上）偶尔我也勇敢过。我不再见她了。

圣－旺　（朝主人走来）我一字不差地传达了您的口信，但我觉得您是否有点儿过于残酷了。

雅　　克　我的主人？残酷？

圣－旺　（对雅克）闭上你的嘴，奴才！（对主人）全家都被您的沉默吓坏了。而阿加特……

主　　人　阿加特？

圣－旺　阿加特哭了。

主　　人　她哭了。

圣 - 旺　她哭了一整天。

主　　人　这么说,圣-旺,您以为我重新登门如何?

圣 - 旺　那就错了! 你不能退。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就完了。你得给这些商人一点颜色看看。

主　　人　如果他们再不理我了,怎么办!

圣 - 旺　他们会理你的。

主　　人　那要过很久吗?

圣 - 旺　你愿意做主人还是奴隶?

主　　人　可她在哭呀……

圣 - 旺　她哭总比你哭好。

主　　人　如果他们再不理我呢?

圣 - 旺　我跟你说,他们会理你的。你要利用这个机会。阿加特得明白,你不会百依百顺,她得做出努力才行……但是告诉我……我们够朋友了吧! 你发

誓，你和她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吗？

主　　人　没有。

圣 － 旺　谨慎会使你受到尊重。

主　　人　天哪，我跟你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圣 － 旺　什么？她就没有一瞬间的意志薄弱的时候？

主　　人　没有。

圣 － 旺　恐怕你在她面前像一个傻瓜吧。正人君子都有这种倾向。

主　　人　而您哪，圣-旺，您就从未对她产生过欲望？

圣 － 旺　当然产生过。可是你来了，我对于阿加特来说就变成了纯粹的精神。我们是好朋友，仅此而已。我只有一件聊以自慰的事：我最好的朋友和她睡觉，就像是我和她睡觉一样。相信我，为了把你送到她的床上，我会竭尽全力的。

〔说完，他朝舞台深处的阿加特走去，阿加特始终坐在椅子上。

雅　克　先生，您注意到我是怎样听您说话的吗？我可一次都没有打断您。您要是能以我为榜样就好了。

主　人　你自吹没有打断我正是为了打断我。

雅　克　我打断您的话，是因为您为我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主　人　我是主人，我有权打断我的仆人的话，只要我高兴。但是，我的仆人却无权打断主人的话。

雅　克　先生，我不是打断您，我是跟您说话，您不是一直希望这样吗。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您的那位朋友，我敢打赌，他想让您娶的正是他的情人。

主　人　够了！我没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了！（他忿忿地下

了平台。)

雅　　克　求您了！主人！继续讲呀！

主　　人　有什么用！你自以为看得清楚，但是毫无趣味，什么事情你都事先就知道了。

雅　　克　您说得没错，主人，继续吧。我能猜的，只不过是故事的大概走向，您同圣-旺谈话的诱人的细节以及变幻莫测的情节，我就无从想象了。

主　　人　你搅得我头昏脑涨，我就此闭嘴。

雅　　克　求您了！

主　　人　如果你想讲和的话，得你讲，我随意地打断你。我想知道你如何失去了童贞。你放心，当你讲到第一次做爱时，我会打断你好几次的。

第三场

雅　　克　随您的便吧，先生，您有这个权利。您瞧。（他转过身，指着楼梯，朱斯蒂娜和小毕格尔正往上爬，老毕格尔站在楼梯下，看不见他们。）我的教父老毕格尔正在他的大车作坊里。梯子通向顶层的小屋，那是我的朋友小毕格尔睡觉的地方。

老毕格尔　（朝顶楼喊）毕格尔！毕格尔！该死的懒鬼！

雅　　克　老毕格尔睡在他的作坊里。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轻轻地打开门，朱斯蒂娜从小梯子上爬进顶楼。

老毕格尔　晨钟都已经敲过了，你还在打呼噜。你想让我上去，拿扫帚把你赶下来吗！

雅　　克　晚上他们玩得昏天黑地，醒不了。

小毕格尔　（从顶楼上）别生气，爸爸！

老毕格尔 农场主就要来取车轴了！快点儿吧！

小毕格尔 来啦！（他下楼，一边系着裤子扣。）

主　　人 朱斯蒂娜肯定出不来了？

雅　　克 她被套住了，先生。

主　　人 （大笑）她一定吓得要死！

老毕格尔 自从迷上这个小淫妇，他就一心只想着睡觉。如果她值，那也无话可说！可这样一个婊子！如果我那可怜的、死去的老伴儿看见的话，她早就在望完弥撒之后把一个狠揍一顿，把另一个的眼睛抠出来。可我却像个傻子，一直忍气吞声；现在该变一变了！（对小毕格尔）拿上这个车轴，给人送去！

（小毕格尔肩上扛着车轴，远去。）

主　　人 这些话，朱斯蒂娜在上面听得见吗？

雅　　克 当然了！

老毕格尔　仁慈的上帝，我的烟斗哪儿去了？显然是那个无赖拿去了！看看她是否在上面。

〔他爬上楼梯。

主　　人　朱斯蒂娜呢？朱斯蒂娜呢？

雅　　克　她钻到床底下去了。

主　　人　小毕格尔呢？

雅　　克　送去车轴，他就跑到我家了！我对他说：听着，到村子里去溜达溜达，趁这会儿工夫，我去拖住你爹，让朱斯蒂娜可以逃出来。不过你得多给我一点儿时间。

〔他走上平台。主人笑了。

您笑什么？

主　　人　没什么。

老毕格尔　（从顶楼上下来）看到你很高兴，教子。这么早你从哪儿来？

雅　　克　我回家。

老毕格尔　啊！教子，教子，你变得越来越浪荡了。

雅　　克　谁说不是呢。

老毕格尔　我怕我的儿子和你是一路货！你又在外面过夜了！

雅　　克　谁说不是呢。

老毕格尔　和一个妓女？

雅　　克　是啊。不过可别对我父亲说呀！

老毕格尔　这我明白，不过他真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我也应该狠狠地揍我儿子一顿。吃点儿什么吧，酒是好

参谋。

雅　　克　不行啊，教父。我困了。

老毕格尔　看得出来，你没省力气。希望她值。别说了。听着，我儿子出去了，到那上边去，上床睡觉吧。

〔雅克登上楼梯。

主　　人　（对着雅克喊）叛徒！恶棍！我早该料到……

老毕格尔　唉，这些孩子！……这些该死的孩子！……（顶楼传来一阵响动和压低的喊叫声）他做梦呢，这小伙子……看得出来，他折腾了一夜。

主　　人　他怎么会做梦呢！他根本就不是做梦！他在吓唬她呢。她反抗，但是她害怕被发现，不得不闭上嘴。你这个坏蛋！你应该因强奸而被判刑！

雅　　克　（从顶楼往下看）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否强奸了她，但我知道这件事对她对我都不错。她只是求我保证……

主　　人　保证什么，你这个淫棍？

雅　　克　保证毕格尔什么也不知道。

主　　人　只要你保证一切顺利。

雅　　克　一次比一次顺利！

主　　人　多少次？

雅　　克　很多次，一次比一次好。

〔小毕格尔上。

老毕格尔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拿上这个轮毂，到外面把它弄好。

小毕格尔　外面，为什么？

老毕格尔　为了不吵醒雅克。

小毕格尔　雅克？

老毕格尔　是的，雅克。他在上面，他正打呼呢。啊！可怜我们做父亲的。你们都一个样。好啦，动一动，你戳在那儿干啥？

〔小毕格尔冲向楼梯，要往上爬。

干什么去？让那个可怜的孩子睡一会儿吧！

小毕格尔　（大声地）爸爸！爸爸！

老毕格尔　他累得要命！

小毕格尔　让我过去！

老毕格尔　滚！你愿意睡着的时候被吵醒吗？

主　　人　朱斯蒂娜都听见了吗？

雅　　克　（坐在台阶的上面）就像您听见我一样。

主　　人　嘿！这太棒了！啊，了不起的恶棍！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雅　　克　我在笑。

主　　人　该上绞刑架的坏蛋！她呢？

雅　　克　她嘛，撕扯头发，举眼望天，绞着双手。

主　　人　我说雅克，你是个蛮子，铁石心肠。

雅　　克　（走下台阶，非常严肃地）不，先生，不。我有同情心。不过，我为了一个更好的机会而留着它。有些人随随便便地浪费同情心，到了需要的时候反而没有了。

老毕格尔　（对雅克）啊！起来了！睡得好吗？你确实需要睡一会儿！（对儿子）现在他看上去多精神！到地窖

里去拿瓶酒来。(对雅克)现在你愿意吃了吧!

雅　　克　非常愿意。

〔小毕格尔拿来一瓶酒,老毕格尔倒了三杯。

小毕格尔　(推开他的杯子)一大早我不渴。

老毕格尔　你不想喝?

小毕格尔　不想。

老毕格尔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雅克)瞧,这里边有朱斯蒂娜。刚才他出去了好大一会儿,肯定到她家去了,结果发现她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对小毕格尔)活该!我早就对你说,这姑娘是个婊子!(对雅克)看他现在却对一个无辜的酒瓶撒气!

雅　　克　看来还是您猜得准。

小毕格尔 雅克,停止这个玩笑吧。

老毕格尔 他不想喝,我们还想喝呢。(举起杯子)祝你健康,教子……

雅　　克 (举起杯子)祝您健康……(对小毕格尔)朋友,跟我们一起喝吧。为这一点点小事,不值得这样愁眉苦脸的。

小毕格尔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喝。

雅　　克 你会再见到她的,什么事就都没有了。你什么也不用担心。

老毕格尔 不,正相反,我还希望这个姑娘让他痛苦痛苦呢!……现在,我带你去见你父亲,让他原谅你的游荡。该死的孩子们!你们都一个样!一群肮脏鬼……走吧。

〔他抓住雅克的胳膊，下。小毕格尔上了楼梯。走了几步，雅克挣脱了老毕格尔，下了平台，朝他的主人走去，而老毕格尔走出了舞台。

主　　人　精彩的故事！它教我们更好地认识女人，更好地认识朋友。

〔平台上，圣-旺慢吞吞地朝主人走来。

雅　　克　您也许相信一个朋友会对您的情妇不感兴趣……

第四场

圣 - 旺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过来……（他站在平台边上，朝平台底下的主人伸出双臂。主人登上

平台，来到圣-旺跟前。)啊！这多美妙啊，我的朋友，有一位让自己感受到真情的朋友……

主　人　您真让我感动，圣-旺。

圣-旺　是的，您是所有的朋友中最好的朋友，我的朋友，至于我……

主　人　您？我的朋友，您也是所有的朋友中最好的朋友。

圣-旺　(摇头)恐怕您还不了解我，朋友。

主　人　我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了解您。

圣-旺　要是您了解我的话，您就再也不想了解我了……

主　人　别这样说。

圣-旺　我是个卑鄙的人。是的，卑鄙，没有其他合适的词了。在您面前，我应该指着我说：我是一个卑鄙的人。

主　人　我不许您在我面前这样侮辱您自己！

圣-旺　一个卑鄙的人！

主　　人　不！

圣－旺　一个卑鄙的人！

主　　人　(跪在他面前)住嘴，我的朋友。您的话刺着我的心。什么事这样折磨您？您有什么要指责自己的吗？

圣－旺　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有一个污点。仅仅是一个污点，是的，就这个污点，但是……

主　　人　您看，不过是个污点嘛，这有何妨？

圣－旺　一个污点可以染黑整个一生。

主　　人　孤燕不成春。一个污点，根本不算污点。

圣－旺　啊！不。污点是只有一个，但却让人讨厌。我，圣-旺，我背叛了，是的，背叛了一个朋友！

主　　人　算了吧！怎么回事？

圣－旺　我们俩经常接触同一个姑娘。他爱她，而她爱的是我。他包养着她，得益的却是我。我没有勇气

向他承认。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我见到他，我必须告诉他一切，我必须向他忏悔，以解除压在我身上的这个可怕的秘密……

主　　人　这很好，圣-旺。

圣 - 旺　您劝我这样做吗？

主　　人　是的，我劝您这样做。

圣 - 旺　您认为我的朋友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主　　人　他会被您的坦白和悔恨所感动。他会拥抱您的。

圣 - 旺　您这么认为吗？

主　　人　我这么认为。

圣 - 旺　如果是您，您会这样做吗？

主　　人　我？当然。

圣 - 旺　（张开双臂）我的朋友，那就拥抱我吧！

主　　人　什么？

圣－旺 拥抱我。我背叛的那个朋友，就是你。

主 人 （沮丧地）阿加特？

圣－旺 是的……啊！您生气了！收回您的话吧！是的，是的！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您做得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可饶恕的。离开我吧！抛弃我吧！蔑视我吧！啊！要是您知道这个无耻的女人把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好了！她强迫我扮演的卑劣的角色让我多么痛苦……

第五场

（两场对话交叉进行）

〔小毕格尔和朱斯蒂娜下了楼梯，并肩坐在最低一级台阶上。两个人都显得萎靡不振。

朱斯蒂娜 我向你发誓！我以我父亲和母亲的脑袋向你发誓！

小毕格尔 我绝不相信你！

〔朱斯蒂娜号啕大哭。

主　　人 （对圣-旺）这个无耻的女人！还有您！您，圣-旺，您怎么能……

圣 - 旺 别折磨我了，我的朋友！

朱斯蒂娜 （哀求地）我发誓他甚至没有碰过我。

小毕格尔 撒谎！

主　　人 您怎么能！

小毕格尔 跟这个混蛋！

〔朱斯蒂娜号啕大哭。

圣-旺 我怎么能？因为我是太阳底下最卑鄙的人！我有最好的人做朋友，我却无耻地背叛了他。您问我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一个混蛋！只不过是个混蛋！

朱斯蒂娜 不是混蛋！他是你的朋友！

小毕格尔 （愤怒地）我的朋友？

朱斯蒂娜 你的朋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甚至没有碰过我！

小毕格尔 住嘴！

圣-旺 是的，只不过是个混蛋！

主人 不。别往自己身上吐唾沫！

圣-旺 不！我就要往自己身上吐唾沫！

主人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您都不该往自己身上吐唾沫。

朱斯蒂娜 他跟我说他是你的朋友，我们之间永远都不会有事的，哪怕我们单独在一座荒岛上。

主　　人 别再折磨自己了。

小毕格尔 （动摇了）他这么跟你说的？

朱斯蒂娜 是啊。

圣 - 旺 我要折磨自己。

主　　人 我们两个都是这个婊子的牺牲品！她引诱了您！您是真诚的，您向我坦白了一切。您永远都是我的朋友！

小毕格尔 （开始相信了）他说过：哪怕在一座荒岛上？

朱斯蒂娜 是啊！

圣 - 旺 我不配得到您的友谊。

主　　人 正相反，您现在正配得到我的友谊！您通过悔恨的折磨得到了它！

小毕格尔 他真的对你说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碰你，哪怕你们单独在一座荒岛上？

朱斯蒂娜 是啊！

圣－旺 啊！您是多么宽宏大量啊！

主　　人 拥抱我吧！

〔他们拥抱。

小毕格尔 他真的说过他不会碰你，哪怕你们单独在一座荒岛上？

朱斯蒂娜 是啊。

小毕格尔 在一座荒岛上？你发誓！

朱斯蒂娜 我发誓！

主　　人 来吧！喝酒！

雅　　克　啊！先生，您真让我难过！

主　　人　为了我们的任何荡妇都不能破坏的友谊，干杯！

小毕格尔　哪怕在一座荒岛上。我对他太不公平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啊！

雅　　克　主人，我们的遭遇似乎奇妙地相似。

主　　人　（从他的角色中走出）什么？

雅　　克　我说我们的遭遇奇妙地相似。

小毕格尔　雅克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朱斯蒂娜　你最好的朋友。

圣－旺　现在，我只想复仇！那个无耻的女人骗了我们，我们要一起报复她！您只须下达命令，命令我做什么！

主　　人　（为雅克的故事所吸引，对圣－旺）等一会儿。我们以后再结束这个故事吧……

圣－旺　不，不！刻不容缓！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您只须说出您的愿望。

主　　人　是啊,等一会儿。现在,我想看看雅克的故事如何结束。

〔主人走下平台。

小毕格尔　雅克!

〔雅克跳上平台,朝小毕格尔走去。

小毕格尔　谢谢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拥抱他)现在,拥抱朱斯蒂娜吧。(雅克犹豫)好啦,好啦,别不好意思,你有权利当着我的面拥抱她!(雅克拥抱朱斯蒂娜)我们是世界上三个最要好的朋友,生死不

渝……在一座荒岛上……你真的不会碰她吗？哪怕在一座荒岛上？

雅　　克　朋友的女人？你疯了！

小毕格尔　你是最忠实的朋友！

主　　人　卑鄙的家伙！（雅克转向主人）可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到头呢……

雅　　克　您戴了绿帽子还不够吗？

小毕格尔　（欣喜若狂）最忠实的女人！最忠实的朋友！我像国王一样幸福！

〔说完这几句台词，小毕格尔和朱斯蒂娜一起下。圣-旺还在台上，听完下一场的头几句台词，下。

第六场

主　　人　我的遭遇在继续，结局是很可怕的。是一场遭遇所能有的最坏的结局……

雅　　克　一场遭遇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

主　　人　想一想。

雅　　克　我想一想……一场遭遇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我的遭遇，先生，也是远远没有结束。我失去了童贞，我发现了最好的朋友。我太幸福了，就出去喝了个烂醉，我父亲痛打了我一顿，一支部队从当地经过，我一气之下参了军，打了一仗，膝上中了一弹，人家把我放在大车上，在一个破旧的小屋子前停下，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主　　人　你已经给我讲过了。

雅　　克　您还要打断我？

主　　人　好，好，继续讲。

雅　　克　不讲了。我可不愿意老是被打断。

主　　人　（生气地）好极了。我们继续走一段路吧……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仁慈的上帝啊，我们怎么没有骑马？

雅　　克　您忘了我们是在舞台上。舞台上怎么会有马！……

主　　人　为了一个可笑的戏，我得徒步走路。虚构我们的大师原本是给了我们马的！

雅　　克　当太多的大师虚构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风险。

主　　人　我常常自问，雅克，我们是不是好的虚构。你认为人家很好地虚构了我们吗？

雅　　克　先生，您这个“人家”是指谁？是天上的那一位吗？

主　　人　天上写着我们的故事，地上才有人写，我纳闷，他究竟写得好不好。起码他还得有点儿才能吧？

雅　　克　如果他没有才能，他不会写的。

主　　人　什么？

雅　　克　我说如果他没有才能，他不会写的。

主　　人　（大笑）你刚刚证明你不过是个仆人而已。你认为每个写作的人都有才能吗？有一天来拜访虚构我们的大师的那位青年诗人怎么样呢？

雅　　克　我不认识什么诗人。

主　　人　我看出来了，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们的大师。你是一个很没有文化的仆人。

女 店 主　（刚刚上场；她走到雅克和他的主人面前，鞠了一躬。）欢迎光临，先生们。

主　　人　欢迎光临？这是什么地方，夫人？

女店主　大牡鹿旅店。

主　　人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女店主　搬过一张桌子来！还有椅子！

〔两个店伙计跑上舞台，搬来桌子和椅子，放在雅克和他的主人面前。

女店主　书上写着你们要在我们旅店逗留，还要吃饭、喝酒、睡觉、听老板娘讲故事，她的嘴巴可是方圆百里独一无二的。

主　　人　好像我的仆人还不够我受的！

女店主　先生们想吃点儿什么？

主　　人　（看着女店主，馋涎欲滴）这倒要想一想。

女店主 您不必想，书上写了，您要鸭子、土豆和一瓶酒……

〔女店主下。

雅　　克 先生，您刚才正跟我谈到一位诗人。

主　　人 （还在想着女店主的魅力）诗人？

雅　　克 青年诗人要拜访我们的大师……

主　　人 对，对！有一天，一个青年诗人前来拜访大师，那个虚构我们的大师。诗人们常常来纠缠他。青年诗人总是成群结伙的。他们差不多每年增加四十万。这还只是在法国。在文化不太发达的国家情况就更糟了！

雅　　克 怎么办？把他们都淹死？

主　　人　这是过去的办法了。在斯巴达，在古代，是这么做的。在那里，诗人一出生，人们就从高高的岩石上把他们扔进海里。但在我们启蒙世纪，什么人都可生存，直至寿终正寝。

女店主　（拿来一瓶酒，斟满）你们喜欢吗？

主　　人　（尝一尝）很好。放在这儿吧。（女店主下）所以一天，一个青年诗人来见我们大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真是出人意外，”我们的大师说，“是诗啊！”“是啊，是诗，大师，是我写的诗。”青年诗人说，“我请您说实话，仅仅是实话。”大师说：“您不怕实话吗？”青年诗人声音颤抖地说：“不。”我们的大师对他说：“亲爱的朋友，这些诗不仅仅证明了它们大粪不如，而且证明您永远也写不出更好的诗来！”青年诗人说：“我很难过，看来我这一辈子

只能写拙劣的诗了。"我们的大师回答说:"我要提醒您,年轻的诗人,无论是神,还是人,还是路标,都永远不会原谅诗人的平庸!"诗人说:"我知道,可我也没办法。这是一种冲动。"

雅　　克　一种什么?

主　　人　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驱赶着我写出拙劣的诗句。"我们的大师吼道:"我再一次提醒你!"于是,青年诗人回答道:"我知道,大师,您是伟大的狄德罗,我是拙劣的诗人,但我们这些拙劣的诗人人数是最多的,我们永远是大多数!全人类都是由拙劣的诗人组成的!而公众由于其精神、其趣味、其感情不过是拙劣的诗人的聚会而已。您怎么能以为一些拙劣的诗人会冒犯另一些拙劣的诗人呢?组成人类的拙劣的诗人迷恋拙劣

的诗句！正是因为我写拙劣的诗，有一天我才会成为一个公认的大诗人！”

雅　　克　这就是青年拙劣诗人对我们的大师说的话？

主　　人　一字不差。

雅　　克　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主　　人　当然了。这些话使我产生了一种冒犯圣贤的想法。

雅　　克　我知道是什么。

主　　人　你知道什么？

雅　　克　我知道。

主　　人　那么，你说出来。

雅　　克　不，您先想到的。

主　　人　我们同时想到的，别撒谎。

雅　　克　我是在您之后想到的。

主　　人　好吧，是什么？来吧！说呀！

雅　　克　您想到的是我们的大师可能也是个拙劣的诗人。

主　　人　谁能证明他不是呢？

雅　　克　您认为如果是另一个人来虚构的话，我们会更好吗？

主　　人　（陷入沉思）不一定。如果我们出于一个真正的大作家、出于一个天才的笔端……那是当然的。

雅　　克　（悲哀片刻之后）这很悲哀，您知道吗？

主　　人　什么很悲哀？

雅　　克　您对您的创造者有如此不好的看法。

主　　人　（看着雅克）我根据作品评判作者。

雅　　克　我们应该爱创造了我们的大师呀。如果我们爱他的话，我们会更加幸福的。我们会更加平静，更加自信。可是您却要一个更好的创造者。坦率地

说，您冒犯了圣贤，我的主人。

女 主 人 （用托盘端来了饭菜）这是鸭子，先生们……你们吃完了，我给你们讲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

雅　　克 （不高兴地）我们吃完了，是我来讲我是如何堕入情网的！

女 店 主 是您的主人决定谁来讲。

主　　人 啊！不！不是我决定！这得看天上是怎么写的！

女 店 主 天上写着该轮到我讲了。

短暂的黑暗

第二幕

同样的布景；舞台上，在一张桌子旁坐着雅克和他的主人，他们吃完了。

第一场

雅　　克　一切都是从我丧失童贞开始的。我喝得大醉，我的父亲痛打了我一顿，一支部队从当地路过……

女 店 主　（上）好吃吗？

主　　人　可口！

雅　　克　绝妙！

女 店 主　再来一瓶酒？

主　　人　为什么不？

女 店 主　（朝后台喊）再来一瓶！……（对雅克和他的主人）我答应这两位先生，在丰盛的晚餐之后，给他们讲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

雅　　克　该死的！老板娘！我正在讲我是如何堕入情网的！

女店主　男人很容易坠入情网，也很容易忘掉您。尽人皆知。因此，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告诉你们这些家伙是如何受到惩罚的。

雅　　克　您有一张利嘴，店主太太！您那喉咙里装着十万八千吨词，您等着不幸的耳朵，然后把那些词灌进去！

女店主　真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仆人，先生。他自以为很有趣，竟敢打断一位太太。

主　　人　（责怪地）雅克，请你……

女店主　好吧，曾经有一个名叫德·阿尔西的侯爵。一个有趣的家伙，一个不可救药的好色之徒。总之，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他不尊重女人。

雅　　克　他做得对。

女 店 主　雅克先生,您打断我了。

雅　　克　我不同您说话,大牡鹿旅店的老板太太。

女 店 主　这位侯爵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德·拉·波默莱侯爵夫人。这是一位举止优雅、出身高贵、富有财产和尊严的寡妇。他费了好长时间和好多精力,侯爵夫人终于屈服,并且使他幸福。然而,几年工夫,侯爵就开始厌烦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先生们。开始,他建议她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他让她更经常地接待一些客人。不久,当她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甚至不到她那儿去了。他总是有什么急事要办。他要是来了,也很少说话,只是倒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书,随即又放下,和狗玩一会儿,竟当着侯爵夫人的面睡着了。但是德·拉·波默

莱夫人始终爱他，因此痛苦万分。她很骄傲，终于发怒了，决定结束一切。

第二场

〔女店主说最后一句话时，侯爵从后边上了平台；他拿着把椅子，放好，懒洋洋地躺下，神情厌倦。

女 店 主 （转向侯爵）我的朋友……

台 后 音 老板娘！

女 店 主 （对后台）什么事？

台 后 音 餐具室的钥匙！

女 店 主 在挂钩上……（对侯爵）我的朋友，您做梦呢……

〔她上了平台，走近侯爵。

侯　　爵　您也在做梦，侯爵夫人。

女 店 主　的确，甚至是一个相当悲惨的梦。

侯　　爵　您怎么了，侯爵夫人？

女 店 主　没什么。

侯　　爵　（打哈欠）这不是真的！来吧，侯爵夫人，跟我讲讲。至少可以解解闷儿。

女 店 主　您闷了？

侯　　爵　不，不！……但有些时候……当……

女 店 主　当我们一起烦闷……

侯　　爵　不！您错了，我亲爱的……有些时候……天知道为什么……

女 店 主　我的朋友，已经很久了，我就想对您说说心里话。我只是怕您伤心。

侯　　爵　您会使我伤心，您？

女店主 天知道我也没有办法。

台后音 老板娘！

女店主 （转向后台）让，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打搅我。问老板！

台后音 他不在！

女店主 找我什么事？

台后音 卖稻草的来了。

女店主 给他钱，让他走……（对侯爵）是的，侯爵，我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发生了，我自己也感到很抱歉。夜里，我问自己，我对自己说：侯爵不值得爱吗？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责怪他吗？他不忠吗？不！但是为什么我的心变了，而他还是一如既往？他迟迟不来时，我不再感到不安了，他来了，我也没有那种温柔的感动了。

侯　　爵　（欣喜地）真的？

女 店 主　（用手捂住了眼睛）啊！侯爵，不要责怪我……不，还是责怪我吧。我罪有应得。但是我应该隐瞒这一切吗？是我变了，不是您。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以往更加尊重您了。我不想对自己撒谎了。爱情已经离开了我的心。这是一个可怕的发现，但它并不因此而不真实。

侯　　爵　（欣喜地跪倒在她脚下）您真可爱，您是最可爱的女人。您给了我多大的快乐呀！您的坦白令我感到羞愧。您远远地胜过我！我在您面前是多么渺小啊！因为您的心灵的故事竟和我的丝毫不差。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

女 店 主　真的吗？

侯　　爵　没有比这更真的了，我们要做的，只是为失去了把

我们连在一起的脆弱、骗人的感情而高兴。

女 店 主 真的,一个不爱了,而另一个还在爱,这多不幸啊。

侯　　爵 我从未觉得您像现在这么美。如果不是经验叫我谨慎的话,我甚至想说我比以往更爱您。

女 店 主 可是,侯爵,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侯　　爵 我们从未相互欺骗,也没有说过假话。您有权得到我的尊敬,我认为我也没有完全失去您的尊敬。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风流韵事中相互支持! 谁知道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女 店 主 真的,谁知道呢?

侯　　爵 也许……

台 后 音 我老婆去哪儿了?

女 店 主 (生气地对后台)你要干什么?

台 后 音 没什么!

女店主　（对雅克和他的主人）先生们，真是要发疯了！在这个没人来的角落里，终于可以安静一会儿，人们都睡着了，可他就该来叫我了。他打断了我的思路，这个臭东西……

〔她下了平台。

先生们，可怜可怜我吧……

第三场

主　人　我很愿意可怜您，店主太太。（拍了一下她的屁股）同时，我应该祝贺您，您讲得很好。我刚刚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您的丈夫不是那个您称为臭东西的人，而是这位雅克先生，那该怎样

呢？换句话说，一个不停地说话的丈夫面对一个极其饶舌的老婆，他该怎么办呢？

雅　　克　就用那几年我祖父和祖母对付我的办法来对付她。他们是些非常严肃的人。起床，穿衣，干活。然后吃饭，再去干活。晚上，祖母做针线活，祖父读《圣经》，一整天都没有人开口。

主　　人　你呢，你做什么？

雅　　克　我口含一个塞子在屋里跑。

女 店 主　一个塞子？

雅　　克　我祖父喜欢安静。因此我口含塞子度过了我生命的头十二年……

女 店 主　（对后台）让？

台 后 音　哎……

女 店 主　两瓶酒！不要那种给顾客喝的。拿里边的，在柴

火后面！

台后音 好嘞！

女店主 雅克先生，我改变了看法。您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当我想象您口含一个塞子，忍受着一种要说话的可怕的欲望时，我就感到对您有种巨大的爱。您知道吗？……我们讲和吧。（他们相互拥抱。）

〔让，一个伙计，上，把两瓶酒放在桌子上。他将酒瓶打开，斟满三个杯子。

女店主 先生们，你们这辈子喝不着比这再好的酒了。

雅克 店主太太，您一定曾经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

主人 粗鲁！我们的女主人仍然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

女 店 主 今非昔比啦。你们该看看当初我是什么样儿！不谈这个了……再说说德·拉·波默莱夫人吧……

雅　　克 （举杯）但是，首先让我们为那些被您搞得神魂颠倒的人的健康干杯！

女 店 主 干杯。（他们碰杯，喝了一口。）再说说德·拉·波默莱夫人。

雅　　克 但是，先为侯爵先生的健康干杯，我替他担心着呢。

女 店 主 您说得对。

〔他们又碰杯，喝酒。

第四场

〔在说到上一场的最后几句台词时，母亲和女儿上，登上舞台深处的平台。

女店主　你们能想象她的愤怒吗？她告诉侯爵她不再爱他了，她居然看到他欣喜若狂！先生们，这可是个骄傲的女人呀！（她转身向着母亲和女儿）她又见到了这两个女人。她从前认识她们，母亲和女儿。她们是来巴黎打官司的，她们输了，落得个倾家荡产。母亲不得不开了一家赌场。

母　　亲　（从平台上）需要就是法律。我曾经想办法让我的女儿进歌剧院。可是这只小火鸡的声音刺耳难听，这能怪我吗？

女店主　经常光顾赌场的是些先生，他们赌钱，吃饭，总是有一两位顾客留下和女儿或母亲过夜。所以，这是些……

雅　　克　是啊，这是些……但还是为她们的健康干杯吧，因为她们长得完全说得过去。

〔雅克举起杯子;他们三个碰杯,喝酒。

母　　亲　（对女店主）说句老实话,侯爵夫人,我们的行当微妙而危险。

女店主　（登上平台,走到母亲面前）我希望你们在这个行当中不太出名。

母　　亲　幸好如此,我认为我们不太出名。我们的……店……在汉堡街……离城相当远……

女店主　我想您不太在乎这行当吧。假如我有意使你们有一个更好些的命运,你们会同意吗?

母　　亲　（感激地）啊！侯爵夫人！

女店主　但是你们得言听计从才好。

母　　亲　相信我们吧。

女店主　好,回家去！卖掉你们的家具。也卖掉你们的衣

服，只要是扎眼的。

雅　　克　（举杯）我为小姐的健康干杯。她好像很忧郁，大概是因为每天晚上换主人吧。

女店主　（从台上对雅克）别笑！如果您知道有时候这多么令人作呕！（对两个女人）我给你们租一小套房子。我要把它布置得最为简朴。只有上教堂时，你们才可以出门，然后回家。你们走路时要目光低垂，而且从来不一个人出去。你们只谈论上帝。至于我嘛，当然，我不会去看你们。我不配……同你们这样圣洁的女人交往……现在，照我说的去做吧！

〔两个女人下。

主　　人　这个女人让我害怕。

女店主 （从平台上对主人）您还不了解她呢。

第五场

〔侯爵从舞台另一侧上，轻轻地碰了碰女店主的手臂。女店主转过身，惊讶地望着他。

女店主 啊，是侯爵！看到您真高兴！您的艳遇到哪一步了？那些年轻姑娘怎么样了？

〔侯爵挽住女店主的胳膊，他们俩在平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他俯身在她耳边私语，回答她的问话。

主　　人 看哪，雅克！她什么都对他讲了！这头傻猪！

女店主　我真佩服您。(侯爵又在她耳边私语。)您总是情场得意!

侯　爵　您哪,您什么也没有向我坦白的吗?(女店主摇头。)那个小伯爵,侏儒,矮子,死缠着您……

女店主　我已不见他了。

侯　爵　瞧瞧!为什么拒绝这矮子?

女店主　我不喜欢他。

侯　爵　您怎么能不喜欢他呢?他是矮子中最可爱的矮子呀!您大概还在爱我吧?

女店主　可能吧……

侯　爵　您指望我回心转意,您保留着一种无可指责的行为的全部好处吗?

女店主　您害怕了?

侯　爵　您真是一个危险的女人!

〔侯爵和女店主在平台上来回走着，仿佛散步；另一对儿迎面走来：她们是母亲和女儿。

女店主 （故作惊讶）啊，我的上帝，这可能吗！（她放下侯爵的胳膊，朝两个女人走去。）是您吗，太太？

母亲 是，是我……

女店主 您好吗？这些年来，你们的境况如何？

母亲 您知道我们的不幸。我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很少出门。

女店主 你们过着隐居的生活，这我同意，但为什么要回避我呢？我……

女儿 夫人，我都向妈妈说过十次了，可妈妈说："德·拉·波默莱夫人？她肯定把我们忘了。"

女店主 多么不公平！我很高兴见到你们。这是德·阿尔

西侯爵。我的朋友。他在场你们不要拘束。小姐长大了!

〔四个人一起散步。

主　人　听着,雅克,我喜欢这个女店主。我敢打赌她不是这家旅店出身。她另有出身。这种事情我猜得出来。

女店主　真的!小姐变得多漂亮啊!

主　人　随你怎么说,这是一个高贵的女性。

侯　爵　(对两个女人)再呆一会儿吧!别走!

母　亲　(胆怯地)不,不,我们得去晚祷……来吧,小姐!

〔她们行礼,下。

侯　爵　我的上帝，侯爵夫人，这两个女人是谁？

女店主　这是我所认识的最幸福的人。您注意到那种平静吗？那种安详？看起来，隐居生活是一种大智慧。

侯　爵　侯爵夫人，我们的分手竟让您走到了这么可悲的极端，我真该后悔了。

女店主　您更喜欢我向小伯爵敞开大门吗？

侯　爵　向那个侏儒！当然。

女店主　您劝我？

侯　爵　毫不犹豫。

〔女店主走下平台。

女店主　（对雅克和他的主人，愤怒地）你们听见了吗？

〔然后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杯子，喝了一口。然后，她坐在平台的边上。侯爵坐在她身旁。她继续说。

这真让我老了！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还没有三个苹果高。

侯　　爵　您说的是这位太太的女儿吗？

女 店 主　是啊。我觉得我就像一朵枯萎的玫瑰面对着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你注意她了吗？

侯　　爵　那还用说。

女 店 主　您觉得她怎么样？

侯　　爵　简直是拉斐尔[1]笔下的圣母！

---

①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女店主 那目光！

侯　爵 那声音！

女店主 那皮肤！

侯　爵 那姿态！

女店主 那微笑！

雅　克 见鬼，侯爵，这样下去的话，您就完了！

女店主 （对雅克）我相信您，他完了！

〔她站起身，拿起杯子喝酒。

侯　爵 那身体！

〔说完，他站起身来，下。

女 店 主　(对雅克和他的主人)他咬钩了。

雅　　克　店主太太,这个侯爵夫人是个恶魔。

女 店 主　那侯爵呢! 其实只要他爱她!

雅　　克　店主太太,您显然不知道鞘和刀这则小小的寓言。

主　　人　你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

第六场

〔侯爵回来,用哀求的口吻对女店主说:

侯　　爵　那么,侯爵夫人,您看见您的朋友了吗?

女 店 主　(对雅克和他的主人)你们看见了吗,他上钩了?

侯　　爵　这就是您的不好了! 她们那么穷,可您甚至没有请她们吃饭……

女 店 主　我请她们了,可是她们不来。别惊讶:如果人们知

道她们与我有来往，人们会说德·拉·波默莱夫人保护她们，就不给她们救济了。

侯　　爵　怎么！她们靠救济生活？

女 店 主　是啊，靠教区的救济。

侯　　爵　她们是您的朋友，竟然靠救济生活！

女 店 主　啊，侯爵，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人远不能理解这些虔诚的灵魂的敏感。她们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必须出自纯洁的、没有污点的手才行。

侯　　爵　您知道我想拜访她们吗？

女 店 主　您要毁了她们。就凭这姑娘的魅力，就足以让人们说三道四的了！

侯　　爵　（叹了口气）多么残忍啊……

女 店 主　（恶狠狠地）是的，残忍，就是这个词。

侯　　爵　侯爵夫人，您讽刺我。

女店主 我只是使您免遭痛苦的伤害。因为，侯爵，您这是折磨自己呀！别把这个姑娘同您认识的那些女人混为一谈！她不会受您诱惑的。您达不到目的！

〔侯爵走向舞台深处，神情沮丧。

雅克 这侯爵夫人真阴险。

女店主 （对雅克）别为男人辩护，雅克先生。您忘了德·拉·波默莱夫人多么爱侯爵吗？她一直发疯地爱他。侯爵的每一句话都像匕首插进她的心窝！难道您看不见他们两个的面前是一座地狱吗？

〔侯爵又回到女店主身边。女店主抬眼望着他。

女店主　我的上帝，您的脸色多难看啊！

侯　爵　我已鬼迷心窍。我受不了了。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两个礼拜以来，我像无底洞一样喝酒，然后我像修道士一样虔诚，就为了能在教堂里看上她一眼……侯爵夫人，帮帮忙吧，让我能看见她！（女店主叹了口气。）我唯一的朋友！

女店主　我很愿意帮您，侯爵，但这难啊。她想不到我和您串通一气才好……

侯　爵　求求您了！

女店主　（模仿他）求求您了！……（然后，冷冷地）您爱或不爱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呢？您自己想办法吧！

侯　爵　我恳求您！如果您抛下我，我就完了。如果不是为了我，您也该想想她们呀！您知道我会铤而走

险的！我会破门而入，您还不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女店主　行啊……悉听尊便。但是，您至少得给我时间准备准备呀……

〔舞台深处，仆人们安放桌椅，侯爵下……

第七场

女店主　（对舞台深处，母女俩上）进来呀，进来呀！坐在我身旁，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舞台深处，她们坐在桌子旁。现在舞台上有两张桌子，一张在下面，旁边坐着雅克和他的主人，一张在平台上。）侯爵来的时候，我们都装做很惊讶。记住，别乱！

雅　　克　（对女店主喊）店主太太！这个女人是条母狗！

女店主　（坐在上面的桌子旁，对坐在下面桌子旁的雅克）那侯爵呢，雅克先生，难道他是天使吗？

雅　克　他为什么非得是天使呢？难道男人只能在天使和野兽之间做出选择吗？如果您知道鞘与刀的寓言，您会更聪明的。

侯　爵　（走近两个女人，故作惊讶）噢……没有打搅你们吧！

女店主　（同样惊讶地）的确……您真是不速之客，侯爵先生……

主　人　真会演戏！

女店主　既然您来了，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侯爵吻女人们的手，坐下。

雅　　克　我保证这对你们没什么意思。这段时间还是让我给你讲讲鞘与刀的寓言吧。

侯　　爵　(加入女人的谈话)我完全同意,夫人们。什么是生活的乐趣? 灰尘一片,过眼云烟。你们知道谁是我最欣赏的人吗?

雅　　克　别听他的,先生!

侯　　爵　你们不知道? 是柱头隐士圣西梅翁呀。他是我的主保圣人。

雅　　克　鞘与刀的寓言是最有教益的寓言,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侯　　爵　想一想吧,夫人们! 西梅翁在一根四十米高的柱子上生活了四十年,祈祷上帝给他力量在一根四十米高的柱子上生活四十年祈祷上帝……

雅　　克　别听他的,先生!

侯　　爵　……给他力量在一根四十米高的柱子上祈祷上帝给他力量让他生活四十年在一根柱子上……

雅　　克　听我讲！有一天，鞘和刀像捡破烂的一样吵了起来。刀对鞘说："亲爱的鞘，您真是一个荡妇，每天您都接待新的刀。"鞘回答刀说："刀，我亲爱的，您真是一个淫棍，每天您都换鞘。"

侯　　爵　想一想吧，夫人们！在一根四十米高的柱子上生活四十年！

雅　　克　争吵是在他们吃饭时发生的。坐在鞘和刀中间的客人开口了："亲爱的鞘，还有您，亲爱的刀，你们换刀换鞘都没有错，但是你们在保证不换的那一天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还不明白，刀，上帝造你就是为了让你插进许多鞘中的吗？"

女　　儿　那根柱子真有四十米高吗？

雅　　克 “还有你，鞘，你不知道上帝造你就是为了让你接纳许多的刀吗？”

〔主人听雅克讲，没有看平台。听完最后几句话，他哈哈大笑。

侯　　爵 （情人般的温柔）是的，我的孩子。四十米高。

女　　儿 西梅翁头不晕吗？

侯　　爵 不，不晕。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亲爱的孩子？

女　　儿 不知道。

侯　　爵 因为他从不从柱子上往下看。他永远望着上帝，望着天。仰望上天的人永远不会头晕。

女 人 们 （惊讶地）对呀！

主　　人 雅克！

雅　　克　在。

侯　　爵　（告别女人们）我十分荣幸。（下）

主　　人　（被逗乐了）你的寓言不道德。我拒绝，我否定，我宣布它毫无价值，等于零。

雅　　克　但您喜欢！

主　　人　问题不在这儿！谁不喜欢呢？我当然喜欢！

〔舞台深处，仆人们搬走桌椅。雅克和他的主人重新望着平台上。侯爵走近女店主。

第八场

女 店 主　您说，侯爵，全法国还有第二个女人愿意做现在我为您做的事吗？

侯　　爵　（跪在她面前）您是我唯一的朋友……

女店主　换个话题吧。您的心怎么说？

侯　爵　或者得到这个姑娘，或者我死。

女店主　我很愿意救您一命。

侯　爵　我知道这使您生气，但我必须承认：我给她们送了封信。还有一盒首饰。但是她们给我退了回来。

女店主　（严厉地）爱情败坏了您，侯爵。这两个可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您竟这样玷污她们？您以为贞操是几件首饰就可以买到的吗？

侯　爵　（依然跪着）饶恕我吧！

女店主　我警告过您。可您是不可救药的。

侯　爵　亲爱的朋友，我想最后试一把。我想把我城里的一幢房子和乡下的一幢，送给她们。我想把我的财产的一半送给她们。

女店主　随您的便吧……但是名誉无价。我了解这两

个女人。

〔她离开侯爵；他还在舞台上跪着。母亲从舞台另一端上，走近女店主，跪下。

母　　亲　侯爵夫人，请允许我们接受他的馈赠！多好的运气！多大的财富！多高的荣誉！

女店主　（对依然跪着的母亲）您想象得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幸福吗？您立刻去回绝侯爵的馈赠。

雅　　克　这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店主　（对雅克）她要什么？反正不是为了这两个女人的利益。在她眼里，她们什么也不是，雅克先生！（对母亲）要么服从我，要么我把你们送回妓院！

〔她转过身，面对着一直跪着的侯爵。

侯　　爵　啊，亲爱的朋友，您说得对。她们回绝了。我绝望了。我该怎么办？啊，侯爵夫人，您知道我的决定吗？我要娶她。

女店主　（装作一惊）侯爵，事情是严肃的，得好好考虑。

侯　　爵　考虑有什么用！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幸。

女店主　慢慢来，侯爵。事关您的一生，不得莽撞。（装作想了想）这两个女人很贞洁，这是肯定的。她们的心像水晶一样纯洁……也许您说得对。贫困不是罪恶。

侯　　爵　去见她们，求求您。把我的意图告诉她们。

〔女店主转身向着侯爵，伸出手；侯爵站起来，

两人面对面站着；侯爵夫人笑了。

女 店 主 很好，我答应您。

侯　　爵 谢谢。

女 店 主 为了您我什么事不能做呢？

侯　　爵 （一阵突然的狂喜）您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告诉我，您为什么不像我一样结婚呢？

女 店 主 和谁结婚，侯爵？

侯　　爵 和小个子伯爵。

女 店 主 那个侏儒？

侯　　爵 他有财产，机智……

女 店 主 谁向我保证他的忠实呢？也许是您？

侯　　爵 一个丈夫的忠实是很容易不管的。

女 店 主 不，不，我不行。我会感到愤怒。然后，我会报

复的。

侯　　爵　如果您报复，那好，我们一起报复。这个主意倒是不坏。您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四个人租一栋大房子，我们就比有四个小叶的三叶草还要幸福了。

女 店 主　这个主意不错。

侯　　爵　如果您的侏儒让您烦，我们就把他扔进您床头柜上的花瓶里。

女 店 主　您的建议很合我的意，可是我不结婚。唯一我能嫁的男人是……

侯　　爵　我？

女 店 主　我现在不再害怕了，可以向您承认。

侯　　爵　为什么您不早说？

女 店 主　就我所见，我做得很对。您选择的那个人远比我对您更合适。

〔女儿穿着白色的婚礼服，从舞台深处慢慢走来。侯爵望着她，迎上前去，仿佛着了魔。

侯　　爵　侯爵夫人，我这一辈子对您感激不尽……

〔他慢慢地朝女儿走去。他们拥抱，很久很久。

第九场

〔当侯爵和女儿久久拥抱的时候，女店主慢慢地朝平台另一侧退下，一边望着他们，然后她叫侯爵。

女 店 主　侯爵！

〔侯爵没注意，还在拥抱女儿。

侯爵！（侯爵稍稍偏过头。）您对新婚之夜感到满意吗？

雅　　克　我的上帝！怎么回事？

女 店 主　我很高兴。现在，听我说。您曾经有一个正派的女人，可是您没有能留住。这个女人，就是我。（雅克开始大笑。）我让您娶了一个与您相配的人，终于报了仇。到汉堡街去吧，您会知道您的妻子是如何谋生的！您的妻子和您的丈母娘！

〔女儿扑倒在侯爵脚下。

侯　　爵　卑鄙呀，无耻呀……

女　　儿　（在侯爵脚下）先生，踩死我吧，打死我吧……

侯　　爵　滚出去，不要脸的东西……

女　　儿　随您怎么处置我……

女 店 主　跑呀，侯爵，跑到汉堡街去！去挂一个纪念牌，上面写着：德·阿尔西侯爵夫人在此做了妓女。

〔女店主发出嘲弄的笑声。

女　　儿　（倒在侯爵脚下）先生，可怜我吧……

〔侯爵踢开她，她试图抱住他的腿，但他已远去。女儿倒在地上。

雅　　克　请注意，老板娘！故事的结尾不能是这样的！

女 店 主　当然能。您不能再添枝加叶了。

〔雅克跳上平台，站在原来侯爵站的地方一动不动，女儿抱住了他的腿。

女　　儿　侯爵先生，求求您，至少留给我您饶恕我的希望吧！

雅　　克　起来吧。

女　　儿　（还在地上，抱住他的腿）随您怎么处置我。一切我都听您的。

雅　　克　（用真诚和感动的口吻）我对您说起来……（女儿不敢起来。）那么多正派的姑娘成了不正派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倒过来一回呢？（温柔地）我相信淫荡从来与您不沾边。淫荡从来没有碰过您。起来吧。您没有听见我说话吗？我原谅了您。即使在羞辱的最难堪的时刻，我也一直把您看作我的

妻子。正派，忠实，快乐吧，让我也这样吧。除此之外，我对您一无所求。起来，我的妻子。侯爵夫人，起来！起来，德·阿尔西夫人！

〔女儿爬起来，拥抱雅克，发疯般地吻他。

女店主 （从舞台的另一端喊道）她是个妓女，侯爵！

雅　　克 去你的吧，德·拉·波默莱夫人！（对女儿）我已原谅了您，我要您知道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至于那个女人（指了指女店主），她不但没能复仇，反而帮了我一个大忙。您不比她更年轻、更漂亮，而且百倍的忠诚吗？我们一起到乡下去，在那里度过最美好的岁月。（他和她一起穿过台子，转身朝向女店主，离开了侯爵这个角色。）我必须告诉您，店

主太太，他们很幸福。因为在这世界上一切都不确定，事情就像刮风一样变换着方向。风在不断地刮着，您甚至都不知道。风在刮着，幸福变成不幸，复仇变成报答，一个轻浮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谁也比不上的忠实的女人……

第十场

〔当雅克说最后几句话时，女店主走下平台，在雅克的主人就座的桌旁坐下；主人搂着她的腰，一起喝酒……

主　　人　雅克，我不喜欢你结束这个故事的方式！那个姑娘不配当侯爵夫人！她一下子让我想起了阿加特！她们两个都是可恶的女骗子！

雅　　克　您错了，先生！

主　人　怎么！我错了！

雅　克　您大错特错！

主　人　一个叫做雅克的人要给我上课了，请解释一下，我，他的主人，究竟错了没有！

〔雅克离开女儿，一步跳下平台，对话进行的时候，她下。

雅　克　我不是一个叫做雅克的人。您还记得您甚至把我叫做您的朋友？

主　人　（调戏女店主）我愿意叫你朋友，你就是我的朋友。我叫你雅克，你就是叫做“雅克”的人。因为天上，你知道在哪儿，天上，像你的上尉说的那样，写着我是你的主人。我命令你收回故事的结局，它使

我不快，也使德·拉·波默莱夫人不快，我是很尊敬她的（亲吻女店主），因为她是一位有着漂亮屁股的高贵女性……

雅　克　您真的以为，先生，雅克能收回他讲的故事吗？

主　人　如果他的主人愿意，雅克将收回他的故事。

雅　克　我倒想看看，先生！

主　人　（一直调戏女店主）如果雅克还这么固执，他的主人就把他送进牲口棚，让他和山羊睡在一起！

雅　克　我不去。

主　人　（吻女店主）你得去。

雅　克　我不去。

主　人　（大吼）你得去！

女店主　先生，您能为您刚刚吻过的太太做点儿什么吗？

主　人　这位太太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女 店 主 别再同您的仆人争吵了。我承认他很傲慢无理，但是我想您正好需要他这样一位仆人。天上写着你们谁也离不开谁。

主　　人 （对雅克）听见了，仆人。德·拉·波默莱夫人刚才说了，我永远摆脱不了你。

雅　　克 您就要摆脱我了，主人，因为我要到牲口棚里和山羊睡在一起。

主　　人 （站起来）你别去！

雅　　克 我去！（他慢慢地出去。）

主　　人 你别去！

雅　　克 我去！

主　　人 雅克！（雅克慢慢地出去，越来越慢。）我的小雅克！（雅克出去……）我亲爱的小雅克……（主人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胳膊。）好了好了，听见了吗？没有

你，我怎么办？

雅　　克　那好。为了避免新的争吵，我们必须就几个原则一劳永逸地达成一致。

主　　人　同意。

雅　　克　让我们来制订原则！鉴于天上写着我对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有机会，我就可以滥用之。

主　　人　天上并没有写这些呀！

雅　　克　我们的大师虚构我们的时候，一切就都这样定了。他决定，您拥有现象，我拥有本质。您发布命令，我进行选择。您掌握权力，我施加影响。

主　　人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交换吧，我占据你的位置。

雅　　克　您什么便宜也占不着。您将失去现象，而您并没有得到本质。您将失去权力而并没有影响。您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先生。如果您是一个好主人，一

个听话的主人,您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

女 店 主 阿门。天已经黑了,天上写着我们喝了很多酒,得去睡觉了。

短暂的黑暗

第三幕

第一场

〔舞台完全是空的，雅克和他的主人在舞台前部。

主　　人　告诉我，马在哪儿？

雅　　克　让您的愚蠢的问题一边去吧，先生。

主　　人　竟有如此荒唐的事！一个法国绅士竟徒步走遍法国！你认识那个胆敢重写我们的人吗？

雅　　克　一个傻瓜，先生。既然我们已经被重写了，那就什么也不能动了。

主　　人　胆敢重写已经写过的东西的人罪该万死！把他们绑在尖桩上，烧死他们！阉割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我的脚疼了。

雅　　克　重写的人绝不会被烧死的，先生，大家都相信

他们。

主　人　你认为人们相信重写我们的故事的人？他们不会去读“原作”，看看我们的本来面目吗？

雅　克　先生，除了我们的故事，人们还重写了其他很多东西。所有地上发生的事情已经被重写成百上千次了，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验证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人类的历史反复被重写，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

主　人　你吓唬我。那么这些人（指着观众）会相信我们连马都没有，我们不得不像流浪汉一样在我们的故事中跋涉吗？

雅　克　（指着观众）他们？人家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主　人　我发现你今天情绪很不好。我们本应该呆在大牡鹿旅店的。

雅　　克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

主　　人　无论如何……这个女人不是旅店出身。我肯定。

雅　　克　那是什么出身?

主　　人　(出神地)不知道。那声调,那风度……

雅　　克　我想,先生,您陷入情网了。

主　　人　(耸耸肩)如果天上写了……(停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你还没有讲完你是如何堕入情网的呢。

雅　　克　您昨天就不应该先听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

主　　人　昨天,我是把优先权给了一位尊贵的夫人。你对风流二字永远也不会理解。既然现在就你我二人,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优先权给你了。

雅　　克　我谢谢您,先生。那好,听着。失去童贞以后,我醉了。醉了以后,我父亲痛打了我一顿。我父亲

痛打了我一顿以后，我参军了……

主　　人　你在重复你自己，雅克！

雅　　克　我？重复？先生，再没有比重复更丢人的了。您不该这么对我说。我发誓，演出结束前，我不会再开口了……

主　　人　别呀，雅克，我求你了。

雅　　克　您求我？您真的求我？

主　　人　对。

雅　　克　好极了。我讲到哪儿了？

主　　人　你父亲痛打了你一顿。你参军了，最后你到了一间小屋，人们照料你，那儿有一个大屁股的美人儿……（突然停住）雅克……听着，雅克……说实话……完完全全地说实话，你知道……那个女人真的有一个大屁股吗，或者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高兴……

雅　　克　先生，为什么这么多无用的问题？

主　　人　（忧郁地）她没有大屁股，是不是？

雅　　克　（温柔地）别提问题，先生。您知道我不喜欢对您撒谎。

主　　人　（忧郁地）这么说，您对我撒了谎，雅克。

雅　　克　别怪我。

主　　人　（忧伤地）我不怪你，我的小雅克。你是出于友爱才对我撒谎的。

雅　　克　是的，先生。我知道您多么喜欢有大屁股的女人。

主　　人　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仆人。好仆人应该善解人意，应该对他们的主人说他们爱听的话。尤其不要说那些无用的真话，雅克。

雅　　克　别害怕，先生，我不喜欢无用的真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无用的真话更愚蠢的了。

主　　人　比方说?

雅　　克　比方说,我们皆有一死。或者说,这个世界堕落了。好像我们不知道似的。您知道那些人,他们英雄般站在舞台上,大呼一声:“这个世界堕落了!”观众鼓掌,但雅克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因为雅克比他们早两百年、四百年、八百年就知道了,当他们高呼世界堕落了的时候,他更喜欢虚构,为了他主人高兴……

主　　人　……为了他堕落的主人……

雅　　克　……为了他堕落的主人,虚构一些他主人喜欢的大屁股女人。

主　　人　只有我,还有天上的那一位,我们知道你是那些侍候过人的仆人中间最好的仆人。

雅　　克　所以,别提问题,别试图知道真实,听我说:她有一

个大屁股……等一等，我说的是哪一个了？

主　人　小屋中照顾你的那一个。

雅　克　对。我在床上过了一个礼拜，医生却喝光了他们所有的酒，难怪我的恩人们想早点儿摆脱我。幸亏有一位医生在城堡里干过，他的老婆为我说了句好话，我才住进他们家。

主　人　这么说，你和小屋的那个漂亮女人之间没有什么了。

雅　克　是没有什么。

主　人　真遗憾。没关系！医生的老婆，那个为你说好话的女人，她怎么样？

雅　克　金发。

主　人　像阿加特一样。

雅　克　长腿。

主　　人　像阿加特一样。屁股呢？

雅　　克　这么大，先生。

主　　人　活脱脱一个阿加特！（愤怒地）啊！这个可恶的荡妇！我该对她比德·阿尔西侯爵对那个小骗子更严厉！可不能像小毕格尔对朱斯蒂娜那样！

〔圣-旺已经上了平台，饶有趣味地听雅克和他的主人谈话。

圣-旺　为什么您什么也没有做呢？

雅　　克　（对主人）您听见了吗，他嘲笑您呢！他是个恶棍，先生，您第一次跟我谈起他时，我就跟您说过……

主　　人　他是个恶棍，我同意，但是眼下他做的事与你对你的朋友毕格尔做的事没什么两样。

雅　　克　但是，事情明摆着：他是个恶棍，而我不是。

主　　人　（被雅克的实话打动）的确。你们两个都引诱了你们最好的朋友的女人。但是，他是个恶棍，而你不是。你做何解释？

雅　　克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谜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真理。

主　　人　当然，而我知道是什么！你们俩的区别不在行动，而在灵魂！你，给你的朋友毕格尔戴上绿帽子之后，你由于伤心而喝得大醉。

雅　　克　我不愿意打破您的幻想。不是由于伤心我才喝得大醉，是由于高兴……

主　　人　你不是由于伤心才喝得大醉？

雅　　克　这很丑恶，先生，但事实如此。

主　　人　雅克，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雅　　克　帮您？尽管吩咐。

主　　人　让我们一致认为你是由于伤心才喝得大醉的。

雅　　克　如果您希望这样的话，先生。

主　　人　我希望这样。

雅　　克　行，先生，我由于伤心喝得大醉。

主　　人　我谢谢你。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与那个淫棍区别开来（说完这几句话，他转身朝着圣-旺，圣-旺一直在平台上），他可丝毫不满足于让我戴绿帽子……

〔主人登上平台。

第二场

圣 - 旺　我的朋友！我现在只想着如何复仇！那个无耻的女人伤害了我们俩，我们一起复仇吧！

雅　　克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正是在这里停住的。但是您，先生！您怎么回击这只老鼠？

主　　人　（从舞台上部转身对着雅克，悲怆可怜的口吻）我？看看我吧，雅克，看看我吧，我的小雅克，为我的命运哭泣吧！（对圣-旺）听着，圣-旺，我随时准备忘掉您的背叛，但有一个条件。

雅　　克　好啊，我的主人！别让他随意摆布您！

圣 - 旺　我会什么都做的。要我跳窗户吗？（主人微笑，不语。）上吊？（主人不语。）投河？（主人不语。）朝胸口捅一刀？对，对！（他解开衬衣，用一把刀对准胸口。）

主　　人　把刀放下。（从他手中夺过刀子。）首先，来喝一杯，然后我再跟您说我原谅您的可怕的条件……（他拿过一瓶酒，这瓶酒从前几场就在舞台上放

着。)告诉我,阿加特性感吗?

圣 - 旺 啊! 您要是像我一样知道就好了!

雅　　克 (对圣-旺)她有一双长腿吗?

圣 - 旺 (对雅克,小声地)没有。

雅　　克 一个漂亮的大屁股?

圣 - 旺 (小声地)像油点。

雅　　克 (对主人)我发觉您是个梦想家,先生,我因此更喜欢您了。

主　　人 (对圣-旺)我要说出我的条件了。我们先把这瓶酒喝了,然后你对我讲讲阿加特。她在床上怎么样。她说了些什么。她怎么动。她干了些什么。她的呻吟。你讲,我们喝,而我想象……

〔圣-旺不语,看着雅克的主人。

主　　人　怎么样，你同意吗？怎么了？说呀！（圣-旺不语。）你听见了吗？

圣-旺　听见了。

主　　人　同意吗？

圣-旺　同意。

主　　人　为什么不喝？

圣-旺　我在看你。

主　　人　我知道。

圣-旺　我们身高一样。黑暗中，别人可以把你当作我的。

主　　人　想什么了你？为什么你还不开讲？我急于想象，我！该死的，圣-旺，我等不及了。我要你跟我讲。

圣-旺　您想让我，我的朋友，给您描绘一下我和阿加特过夜的情景吗？

主　　人　你不知道激情为何物！是的，我要你描绘一下！

这过分吗?

圣 - 旺 正相反。不值一提。我就不描绘了,让你和阿加特睡上一夜,你看如何?

主 人 睡上一夜? 真正的一夜?

圣 - 旺 (从口袋里掏出两把钥匙)小的一把开大门,大的开阿加特的门厅。六个月来,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亲爱的朋友! 我在街上溜达,直到看见窗台上出现一盆罗勒花。我开开房门,然后轻轻地关上。轻轻地,我上楼。轻轻地,我打开阿加特的房门。她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衣帽间,我就在那里面脱衣服。阿加特让她的房门半开着,黑暗中,她在床上等着我。

主 人 您让我冒充您?

圣 - 旺 我是诚心诚意的。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主　　人　行，说吧！

圣－旺　可以吗？

主　　人　当然了，我只想让您高兴。

圣－旺　您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主　　人　不比您坏。那么，我能为您做什么？

圣－旺　我希望您在她的怀中一直呆到早上。我碰巧出现，把你们逮个正着。

主　　人　（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是不是太残酷了？

圣－旺　不那么残酷吧。是有意思。以往我是在衣帽间里脱衣服，当我撞上你们的时候，我是……

主　　人　一丝不挂！哈！真是一个色鬼！但是，这么干可以吗？我们只有一串钥匙啊……

圣－旺　我们一起进住宅。我们一起在衣帽间里脱衣服，

您，您上床。您随时给我一个信号，我马上就与您在一起！

主　　人　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好极了！

圣－旺　您同意了？

主　　人　完全同意！不过……

圣－旺　不过……

主　　人　不过……您理解……不，不，我完全同意。不过，您知道，第一次，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以后，我们可以……

圣－旺　我看出来了，您希望我们复仇好几次。

主　　人　这种复仇多么令人愉快……

圣－旺　这是肯定的。（他向舞台深处指了指，阿加特正躺在那儿。主人风魔了一样，朝她走去，阿加特张开手臂……）小心，轻轻地，房子里的人都睡了！

〔主人在阿加特身旁躺下，把她抱在怀里……

雅　　克 祝贺您，先生，但是我为您担心。

圣－旺 （从平台上，对雅克）我的朋友，根据所有的规律，仆人看到他的主人被愚弄会很高兴的。

雅　　克 我的主人是个正直的人，他听我的话。我不喜欢看到别的主人，一些不正直的人，牵着他的鼻子走。

圣－旺 你的主人是个傻瓜，只配有傻瓜的命运。

雅　　克 在某些方面，我的主人可能笨点儿。但是我在他的愚蠢中发现一种可爱的智慧，而我在您的智力中却找不到。

圣－旺 你，一个仆人，居然爱你的主人！睁大眼睛，看看这次艳遇如何收场吧！

雅　　克　眼下，他正快乐着呢，我很高兴！

圣－旺　等一会儿看吧！

雅　　克　我说他眼下正快乐着呢，不需要更多了。快乐一时就够了，难道我们还能有更高的奢望吗？

圣－旺　他会为这一时的快乐付出高昂的代价！

雅　　克　如果这快乐大到您为他预备的不幸无足轻重呢？

圣－旺　闭上你的嘴，奴才。如果我想到我让这个傻瓜尝到了快乐而他竟没有了痛苦的话，我就真的把这把刀插进自己胸口。

〔他朝后台喊叫。

好了，你们这些人！你们还等什么？天快亮了！

第三场

〔人们听见一阵喧闹声。有人朝主人和阿加特冲来，他们一直搂在一起；来人中有穿着睡衣的阿加特的父母，还有一个警察。

警　察　女士们，先生们，静一静。这是现行犯罪。先生被当场捉拿。据我所知，他是一个贵族，一个绅士。我希望他能改过自新，而不要被绳之以法。

雅　克　我的上帝，先生，他们骗了您。

警　察　（对已经起来的主人）跟我走，先生。

主　人　您打算把我带到哪儿去？

警　察　（带着他走）去监狱。

雅　克　（大惊）去监狱？

主　　人　（对雅克）是的，我的小雅克，去监狱……（警察远去。那一小群人消失。主人一个人呆在平台上。圣-旺奔向他。）

圣 - 旺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这太可恶了！您，去监狱！这怎么可能？我到阿加特家里；他的父母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他们知道您是我唯一的朋友，他们怪我造成了他们的不幸。阿加特差点儿抠掉我的眼睛。您当然是理解她的……

主　　人　圣-旺，只有靠您帮我走出困境了。

圣 - 旺　什么？

主　　人　什么？说出事情的真相啊。

圣 - 旺　是的，我已经就此威胁过阿加特。但是我不能做。想想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再说，这完全是您的错呀！

主　人　我的错?

圣－旺　是啊,您的错。如果您同意我的小小的缺德之举,阿加特被抓住的时候就是和两个男人鬼混,所有这一切都会以玩笑收场。可是您自私,我的朋友!您想独享快乐!

主　人　圣-旺!

圣－旺　就是这样,我的朋友。您因自私而受到惩罚。

主　人　(责备的口气)我的朋友!

〔圣-旺半转过身,急下。

雅　克　(对主人大喊)见鬼!什么时候您能停止把他称做您的朋友?谁都清楚,这家伙对您设下圈套,然后自己去告发您,可您总是视而不见!而我,我会成

为大家的笑柄,因为我的主人是一个大傻瓜!

第四场

主　　人　(他转向雅克,边说边下平台)要是他仅仅是个大傻瓜,那就好了,我的小雅克。他还倒霉,这更糟糕。我出了监狱,我还得赔偿给小姐的名誉造成的巨大损失……

雅　　克　(安慰他)这件事情还可能更糟糕呢,先生。设想她假使怀上了孕。

主　　人　你猜到了。

雅　　克　什么!

主　　人　是的。

雅　　克　她怀孕了?(主人点头;雅克抱住了他。)主人,我可怜的小主人!现在我可知道人们能够想象一个

故事的最坏的结局了。

〔在这一场戏中，雅克和他的主人之间的对白充满了真正的悲哀，没有任何喜剧色彩。

主　　人　我不仅要为那个小婊子的名誉掏钱，还被判承担分娩、养育和教育小崽子的费用，他活像我的朋友圣-旺，真叫人恶心。

雅　　克　我现在知道了。人类的故事的最坏的结局，莫过于一个小崽子了。这是一次冒险的不祥的句号。爱情尽头的污点。贵公子多大了？

主　　人　很快就十岁了。这段时间我把他放在了乡下，我打算在我们旅行途中到那儿停一下，付清我对那些人的欠款，让那个小鼻涕虫去当学徒。

雅　　克　您还记得吗，一开始他们（指指观众）问我到哪里去，我回答道："人们知道他往哪里去吗？"但是，您很清楚我们到哪里去，我的可怜的小主人。

主　　人　我想让他当个钟表匠。或者当个木匠。就当个木匠吧。他将不断地生产椅脚横档，他将有孩子，孩子将生产新的椅脚横档和孩子，新的孩子又将生产大量的孩子和椅子……

雅　　克　世界将堆满了椅子，这就是您的复仇。

主　　人　（又厌恶又辛酸地）草不长了，花不开了，到处都只有孩子和椅子。

雅　　克　孩子和椅子，只有孩子和椅子，这是未来的一幅可怕的景象。多么幸运啊，先生，我们死得及时。

主　　人　（沉思地）我希望这样，雅克，因为有时候我想到没完没了的孩子、椅子和其他东西，我就焦虑不

安……你知道,昨天晚上,听到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后,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同样的、不变的故事吗?因为德·拉·波默莱夫人不过是圣-旺的复制品而已。我不过是你可怜的朋友毕格尔的另一个版本,而毕格尔又不过是被骗的侯爵的对应物。我看不出阿加特和朱斯蒂娜之间有任何区别,朱斯蒂娜就是侯爵后来被迫娶的那个小婊子的替身。

雅　　克　(沉思地)是的,先生,就像一个木马,转个不停。您知道,我的祖父,就是往我嘴里放上一个塞子的那个人,每天晚上都读《圣经》,但是他不是每天晚上都高兴,他说就是《圣经》也在不断地重复,而重复自己的人把听信他们的人都当成傻瓜。而我,先生,我自问把这一切写在天上的那一位是不是

重复自己到了难以相信的程度，他是不是因此把我们当成傻瓜了……（雅克不说话了，主人愁眉苦脸，不回答；沉默；然后，雅克努力安慰主人。）可是伟大的上帝啊，先生，别这样愁眉苦脸的，为了使您开心，我做什么都行：您知道的，我亲爱的小主人，我给您讲讲我是如何堕入情网的。

主　　人　（忧郁地）讲吧，我的小雅克。

雅　　克　我失去了童贞，我喝得大醉。

主　　人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

雅　　克　啊，别生气。我直接跳到外科医生的老婆那儿。

主　　人　你爱上的是她吗？

雅　　克　不是。

主　　人　（突然望了望周围，怀疑地）好吧，跳过她，直奔目标。

雅　　克　为什么这么急,先生?

主　　人　某种事情告诉我,雅克,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雅　　克　您吓唬我,先生。

主　　人　某种事情告诉我,你应该赶快结束这个故事。

雅　　克　很好,先生。我已经在外科医生家里呆了一个礼拜了,我可以出门了。

〔雅克一心讲着他的故事,比主人更注意观众,而他的主人则越来越对风景感兴趣。

雅　　克　天气很好,我瘸得还很厉害……

主　　人　我想,雅克,我们到了我的小杂种住的村子了。

雅　　克　先生,您在最精彩的地方打断了我!我还瘸,膝盖还疼,但是天气很好,仿佛历历在目。

〔圣-旺出现在舞台前部，紧靠舞台边。他没有看见主人，但主人看见他了，盯着他。雅克转身对着观众，他沉浸在他的讲述中。

那是秋天，先生，树木色彩斑斓，天是蓝的，我在林间小路上散步的时候，一个姑娘迎面走来，我很高兴您没有打断我，天是蓝的，姑娘很美，别打断我，先生，她迎面走来，慢慢地，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有着一张美丽而忧郁的面孔，先生，她有着一张那么忧郁，那么美丽的面孔……

圣-旺 （终于看见主人了，惊讶得跳起来。）是您，我的朋友……

〔主人抽剑，圣-旺也抽剑。

主　　人　不错，是我！你的朋友，你有过的最好的朋友！（他扑过去，两个人打了起来。）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来看你的儿子吗？你来看看他长得胖不胖？你来看看我是不是给你把他养肥了？

雅　　克　（恐惧地注视着决斗）注意！先生！小心！

〔决斗持续的时间不长，圣-旺倒地，被击中。雅克俯身对着他：

我认为他罪有应得。噢，先生，我还以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雅克俯身对着圣-旺的尸体，这时众农民上。

主　　人　雅克，快！快跑！

〔他跑下舞台……

第五场

〔雅克没能逃走。几个农民抓住了他，将他的手绑在背后。雅克手被绑着，站在舞台前，法官用目光打量他。

法　　官　朋友，你对这还有什么说的？你将被投进大牢，审判和吊死。

雅　　克　（反剪着手，站在舞台前）我只能对您说我的上尉说过的话："地上发生的事情都写在了天上。"

法　　官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他和农民慢慢地下，留下雅克一个人独白：

雅　　克　人们显然可以问问，写在天上的东西的价值如何。啊！我的主人。我被绞死，因为您爱上了阿加特这个白痴，您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智慧吗？而您将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如何堕入情网的。那个美丽的、忧郁的姑娘是城堡的女仆，我也到城堡里当了仆人，而您永远也不会知道故事的结局，因为我将被绞死，她叫德尼丝，我很爱她，那以后我再没有爱过别人，但是我们认识才两个礼拜，您可以想一想，先生，仅仅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因为我当时的主人，他是我的主人，也是德尼丝的主人，把我送给了德·布莱伯爵，德·布莱伯爵又把我送给了他的哥哥上尉，上尉又把我送给了他的侄子图鲁

兹的代理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又把我送给了德·特鲁维尔伯爵，然后，德·特鲁维尔伯爵又把我送给了德·贝鲁瓦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同一个英国人私奔，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就在私奔前，她把我推荐给德·马尔蒂上尉，是的，先生，就是那个说一切都写在天上的人，德·马尔蒂上尉把我给了艾里桑先生，艾里桑先生让我进了依思兰小姐的家里，小姐当时正由先生您养着，但是常常让您生气，因为她太瘦，又歇斯底里，当她让您生气时，我就说话让您开心，于是您对我产生了好感，您肯定在我老了的时候养活我，因为您答应过我，我知道您会信守诺言的，我们永不分离，我们是生就的一对儿，雅克为了他的主人，他的主人为了雅克。可我们现在分离了，因为一件这样的蠢事！仁慈的

上帝啊，您被这个混蛋欺骗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让我为了您的善心和恶趣而被吊死呢！蠢事都写在了天上！啊！先生，把我们的故事写在天上的人应该是一个拙劣的诗人，最拙劣的诗人，拙劣的诗人之王，之帝！

小毕格尔 （雅克说最后几句话时，他出现在舞台前部，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然后叫他）雅克？

雅　　克 （没有看他）滚开！

小毕格尔 是你吗，雅克？

雅　　克 你们都给我滚开！我要跟我的主人说话！

小毕格尔 见鬼，雅克，你连我也不认得了吗？

〔他抓住雅克，令其转过身来。

雅　　克　毕格尔……

小毕格尔　他们为什么捆住你的手？

雅　　克　他们要吊死我。

小毕格尔　吊死你？不……我的朋友！幸亏人世间还有朋友想到他们的朋友！（他解开雅克手上的绳子；让他围着自己转了几圈，把他抱在怀里；雅克在毕格尔的怀里大笑。）你笑什么？

雅　　克　我刚才还在骂一个低劣的诗人为什么这么低劣，他就赶紧把你派了来修改他的低劣的诗，我跟你说，毕格尔，哪怕是最低劣的诗人也不能给他的低劣的诗虚构出一个更快乐的结局了！

毕 格 尔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雅克，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你还记得阁楼吗？（他大笑，在雅克的背上拍了一掌；雅克也笑。）你

看见了吗？（他手指着舞台深处的楼梯。）我的老伙计，那不是阁楼。那是一座小教堂！那是忠诚友谊的神殿！雅克，你没想到你给我们带来多少幸福啊。你参了军，还记得吗，一个月以后，我发现朱斯蒂娜……

〔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

雅　　克　什么，朱斯蒂娜？

小毕格尔　朱斯蒂娜……（又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下）要有……（静了一会儿）嘿！猜猜看！……孩子了。

雅　　克　你们是在我参军一个月以后才发觉的吗？

小毕格尔　我的父亲没话说了。他只好同意我娶朱斯蒂娜，九个月之后……（意味深长的停顿。）

雅　　克　怎么啦？

小毕格尔　一个小子！

雅　　克　孩子怎么样？

小毕格尔　（骄傲地）那还用说！为了怀念你，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叫雅克！你要愿意就相信我，他长得还真有点儿像你哪。你该去看看他！朱斯蒂娜会快乐得发疯！

雅　　克　（转过身）我亲爱的小主人，我们的遭遇相似得可发一笑……

〔小毕格尔愉快地领着雅克，下。

第六场

主　　人　（走上空荡荡的舞台；神情悲哀，喊着雅克）雅克！

我的小雅克！（他朝身边看看。）自从我失去你之后，舞台像世界一样空无一人，世界像舞台一样空荡荡的……要是你再给我讲讲鞘与刀的寓言，我什么代价不能付出啊。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寓言。所以我拒绝，否定，宣布它毫无价值，等于零，为了让你能重新开始讲，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一样……啊！我的小雅克，如果我也能拒绝圣-旺的故事！……但是，如果你那美妙的故事可以收回，我那愚蠢的遭遇却是不可收回的，我确确实实地在里边呀，没有你，没有那些你那动人而雄辩的舌头只靠着自然的运动就描绘出的壮丽的屁股……（他梦幻般地朗诵，就像朗诵亚历山大体诗句）浑圆而美妙，状如满月的屁股！……（恢复正常的语气）你毕竟说得对。人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我原想我去看看我那小杂种，却永远地失去了我亲爱的小雅克。

雅　　克　（从舞台的另一侧走近主人）我的小主人……

主　　人　（转身，惊讶地）雅克！

雅　　克　您清楚那个女店主，有着大屁股的高贵女性，说过的话：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主人激动万分；他倒在雅克的怀里，雅克安慰他。）好啦，好啦。还是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主　　人　难道我们知道去哪儿吗？

雅　　克　谁也不知道。

主　　人　谁也不知道。

雅　　克　那么，您就引路吧。

主　　人　谁也不知道去哪儿，我怎么能引路？

雅　　克　天上写着哪。您是我的主人，您的天职就是引路。

主　　人　是的，可是你忘了还写着什么。主人发令，雅克选择。那么，我就等着了。

雅　　克　好。我要您引路……往前走……

主　　人　（环顾四周，极为窘迫）我很愿意，但是往前走，往哪儿？

雅　　克　我对您透露一个大秘密。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玩笑。往前走，不管是哪儿。

主　　人　（环顾四周）不管是哪儿？

雅　　克　（用手划了一个大圆圈）无论您往哪儿看，全都是前面，往前走啊。

主　　人　（无精打采）真了不起，雅克！真了不起！

〔他慢慢地转了一圈。

雅　　克　（忧郁地）是的，先生，我也觉得这不错。

主　　人　（简短的舞台手法之后，悲伤地）那好吧，雅克，往前走！

〔他们沿一条斜路走向舞台深处……

1971 年 7 月，布拉格。

关于变奏艺术的变奏

弗朗索瓦·里卡尔

米兰·昆德拉自己把他的书描述为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的变奏。《笑忘录》(1979)已经在文学中引入"变奏"这个概念,作者把它从音乐中、特别是从贝多芬那里借了来。交响乐,天使们的叙述者(《笑忘录》的第六部分)写道,是一种"音乐史诗",也就是"像在广袤无限的外部世界穿越的一场旅行",变奏则是一种对于另一个空间的探索,是在"内在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中的旅行,这种变奏指向集中、指向反复、指向深入,就像一种耐心的钻探,在相似之物的内容中,围绕着固定的一点,开挖无数的通道,这个固定点总是一样的,但不可接近,除非通过这种多样的、总是重新开始的方式。因此,昆德拉又说,《笑忘录》仅仅是一系列的变奏:"不同的部分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一次旅

行的不同的阶段，这旅行引向一个主题的内部、一种思想的内部和一种唯一的、独特的情景的内部，其理解对我来说消失在无限之中"，总之，是一种关于塔米娜[①]的无穷尽的变奏。

所以，在一种略微有些不同的方向上，《雅克和他的主人》也是一种变奏。为了保持音乐的相似性，人们会说，如果《笑忘录》，比方说，像贝多芬的作品第四十四号降 E 大调的十四个变奏的话，那么《雅克和他的主人》就更接近莫扎特的作品第六十六号关于《魔笛》中的"姑娘或女人"这一主题的十二个变奏，我想指出的不同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一方面，主题是"虚构的"或"独特的"，而另一方面，主题完全是从一个先行者的作品中借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在许多严格意义上说的变奏(复数)中有一个变奏(单数)是原初的，就是说，在开始的

---

① Tamina，《笑忘录》的小说人物之一。

时候，有某种启发性的模仿。

这种不同，不管显得多么微小，仍然具有极深的意味。在变奏的艺术中，已经有我称为一种根本的谦虚的东西，或至少是一种对于作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的保留，这种内容被简化为一个至多包含着几个小节的主题，主要部分更多地存在于这个极为贫乏的部分的发展和深化之中。但是，当这个主题不是虚构的，只不过是别人的作品的一种模仿的时候，主要部分就更为明显地突现出来。

*

主要部分，也就是说，在作品六十六号的十二个变奏的情况下，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相遇，在一个人的音乐短句中，另一个人发现了一首歌，并使之完全成为他自己的歌。同样，在这部小书中，仆人和主人的对话来自狄德罗和斯特恩的对话，在此之上，产生了昆德拉和狄德罗、二十

世纪的捷克人和十八世纪的法国人、戏剧和小说之间的精彩对话，正是在这一无休止的谈话中，在这种声音和思想的交流中，文学获得了最高的表达。

我说得很清楚：交流。因为在十二个变奏中，如果莫扎特把他的声音借给贝多芬，那么相反的借用同样产生，然后我不再以同样的方式聆听帕米纳和巴巴杰诺[①]的二重唱了，它已经由于日后贝多芬的变奏而丰富起来了。狄德罗的小说是同样的情况，它取之于昆德拉和它给予昆德拉的一样多。实际上，昆德拉的文本的一致性本身，这种两个舞台的演出，它使得大牡鹿旅店的女店主和德·拉·波默莱夫人的角色、雅克和德·阿尔西侯爵的角色混为一体，这个几乎完全是空的、只是充满了演员的台词的布景，这种对于雅克和

① Pamina 和 Papageno，莫扎特歌剧《魔笛》中人物。

他的主人的遭遇的相似的强调，一句话，这种戏剧化的阅读增加了狄德罗的小说的协调性，揭示了它，深化了它，使它更加有力地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昆德拉的文本和他使用的方法出色地表现了任何批评阅读的理想（雅克·布罗[1]说："当我多少有些像一个音乐家或演员一样阅读的时候，我解释文本，我在我身上表演它。"），如果他们不怕给予《雅克和他的主人》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这本书没有任何评论的东西，尤其不是一种"改编"或重写，而且也不是一种研究。这在这个词的最强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创造。

但是，如果说狄德罗的小说从昆德拉的剧本中得到说明，更得到一种意义，最美的也许是昆德拉对前辈作品的信任，

① Jacques Brault (1933—)，加拿大诗人，散文家。

《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写作表现出的信任：信任，也就是说，同意和尊重，即意识到在按别人的样子塑造自己时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提及别人的特色时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在欣赏的同时进行创造。

人们当然可以对此加以议论。但是总不如雅克·布罗在他的散文《四方的诗》中说得好，他谈到"非翻译"，而"非翻译"实际上是描述昆德拉所说的变奏的另一种方式。"非翻译，就是渴望不忠实的忠实。"

*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变奏的伦理学，甚至有一种形而上学。但这是一种奇特地具有讽刺意味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可能表达了昆德拉所有作品的基本意义（或"无意义"），人们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表达（既然非表达不可）：唯一性是一个陷阱，人们总是从类出发，人们总是不如以为的那么独特，所

有的不幸都来自对于差别的强迫性的追求。独特是一种幻觉，是少年人的一种纯粹的产物，是自命不凡的一种形式（见《生活在别处》和《笑忘录》中《力脱思特》一章。）因此，唯一真正的自由产生于重复的意识，这是唯一的自由，也是唯一的智慧。

在《玩笑》一书中，叙述者路德维克发现的，如果不是他的要求，也就是他追求独特性的欲望的虚幻性，还能是什么呢？在小说的结尾中，这种谦卑使他找到了农村的小乐队，其全部艺术在于对民间的主题做出无休无止的变奏，这种谦卑包括些什么呢，如果不是已经停止追求其命运的独特性的那个人的微笑，还能是什么呢？这也是在《笑忘录》的结尾的时候，扬将要发现的东西："重复只是使边界可见的一种方式"；边界，就是越过了就要"笑声大作"的意识线。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在剧本就要结束的时

候，主人向雅克承认：

因为有时候我想到没完没了的孩子、椅子和其他东西，我就焦虑不安……你知道，昨天晚上，听到德·拉·波默莱夫人的故事后，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同样的、不变的故事吗？因为德·拉·波默莱夫人不过是圣-旺的复制品而已。我不过是你可怜的朋友毕格尔的另一个版本，而毕格尔又不过是被骗的侯爵的对应物。我看不出阿加特和朱斯蒂娜之间有任何区别，朱斯蒂娜就是侯爵后来被迫娶的那个小娘子的替身。

“是的，先生，”雅克回答道，“就像一个木马，转个不停。”他又说：“我自问把这一切写在天上的那一位是不是重复自己

到了难以相信的程度，他是不是因此把我们当成傻瓜了……”但是，傻瓜，不是吗，正是那个不愿意看到普遍的重复的人，他像莫扎特的年轻的恋人一样，疯狂地相信靠他一个人就能打破无穷尽的变奏的锁链。

然而，堂·阿尔封索说得对：cosi fan tutte①……

1981年11月，蒙特利尔。

① 意大利文：女人善变心。

戏谑性改编

我们得区别两种东西：一方面，是恢复一些被遗忘的往昔音乐之原则的普遍倾向，这倾向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作品以及他同时代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是斯特拉文斯基某一次与柴科夫斯基，另一次与佩戈莱西①，然后又与杰苏阿尔多②等的直接对话；这些"直接对话"，即对这部或那部原作、对这种或那种具体风格的改编，只属于斯特拉文斯基一人，我们在他同时代的作曲家那里实际上找不到这种手法（在毕加索那里却可以找到）。

阿多诺是这样解释斯特拉文斯基的改编的（关键词由笔者用异体字来强调）："这些音符（指斯特拉文斯基使用了，比

---

① 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1710—36），意大利作曲家。

② Carlo Gesualdo（约1560—1613），意大利作曲家。

如在《普尔钦奈拉》[1]中，不协和的、对和声来说十分陌生的音符。——米兰·昆德拉注）成了作曲家对习惯语实施的暴力的痕迹，在这些音符中人们品味到的正是这一暴力，这一虐待音乐、几乎使其致命的方式。假如说，不和谐音在过去是作为主观痛苦的表达，那么现在，它的刺耳就改变了价值，而成为社会约束的标志，社会约束的施动者正是抛出这些调式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别的材料，只有这种约束的标志，其必要性在主题之外，跟主题没有任何相同的尺度标准，只是从外部强加于它。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作品引起的巨大轰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作品无意识地、在唯美主义色彩之下，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培养了人们，某种政治上的东西很快就被有条不紊地强加到他们头上。"

① 这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

再概括地重述一遍：一种不和谐音如果作为“主观痛苦”的表达，那它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众所周知，不讲他的痛苦，这在道义上是有罪的）中，这同一种不和谐音却是暴虐的标志；这种暴虐被拿来与政治暴虐进行对照（通过阿多诺式思想的短路碰发出的火花）：由此，给佩戈莱西的音乐作品加上的不和谐音预示了（由此可以说，准备了）不久的政治压迫（这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只可能意味着唯一的一件事：法西斯主义）。

我自己也有过对过去某一作品进行自由改编的经验。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仍在布拉格时，我动笔根据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写了一出新编戏剧。狄德罗对于我是自由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的化身，那时我正经历着的对狄德罗的苦恋，是一种对西方的怀念（俄罗斯军队对我国的占领在我眼里代表了一种强行实施的反西方化）。但是，事情总是在不

停地改变着它们的意义：今天我会说，狄德罗对于我是小说艺术第一时的化身，我的剧本是对早先小说家所熟悉的某些原则的赞扬；同时，这些原则于我是十分宝贵的：1）令人惬意的结构上的自由；2）放荡故事与哲学思考恒常的相邻关系；3）这些哲学思考非严肃的、讽刺的、滑稽的、震撼人的特性。游戏规则是明明白白的：我所写的并不是对狄德罗作品的一种改编，而是一出我自己的戏，是我对狄德罗作品的一种变奏，是我对狄德罗的致意：我对他的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重写；尽管那些爱情故事仍重复了他的故事，但对话中的思考却更属于我；每一个读者都能立即发现，那里有一些在狄德罗笔下不可设想的句子；十八世纪是乐观主义的世纪，我的世纪已不再是了，我本人更不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的笔下，主人与雅克忘乎所以地大讲特讲在启蒙时代难以想象的阴郁的荒唐话。

我在有了自己的小小经验之后，我便只能把那些有关斯

特拉文斯基如何粗暴、如何肆虐的话当作痴人说梦。斯特拉文斯基热爱他的大师如同我热爱我的大师。当他给十八世纪的旋律加上了二十世纪的不和谐音时，他也许正在想象，他使已在另一世界的大师感到惊奇，他把我们时代的某种重要事情吐露给大师，甚至他还逗乐了大师。他需要对他讲话，跟他谈谈。一部古老作品的戏谑性改编对于他，就好像是一种在世纪之间建立交流的方式。

选自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

关于剧本的作者按

我大概(大概,是因为我从来不写日记)是在1971年写了《雅克和他的主人》,当时怀着一个模糊的念头:一个捷克剧院会化名演出它。这我在1981年的《导言》里已经说了。出于一种必要的谨慎,我当时没有说这个"模糊的念头"在1975年12月真的实现了,那是我离开祖国六个月之后:我的朋友艾瓦尔德·斯考姆(六十年代捷克电影新浪潮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用他的名字在一个外省的剧场中演出了这个剧。诡计逃脱了治安管理,一直到1989年,巡回演出遍及全国,甚至经常在布拉格演出。

1972年,乔治·威尔莱,一个年轻的法国导演,在布拉格访问了我,把《雅克》带回了巴黎,九年后,即1981年,在马蒂兰剧院搬上舞台。同年,剧本的法文版在伽里玛出版社的"阿

尔勒甘的大衣"丛书中出版(1990 年重印时,我又读了一遍),附有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跋和我的序言《一种变奏的导言》。后者是关于《雅克和他的主人》(我认为,这是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一种思考,同时也是关于一个捷克作家经历了入侵的冲击之后的精神状态的一份文献。"面对永恒的俄国之夜……"我不知道这种永恒仅只持续了八年。

当人们做预言的时候,总是错。然而,再没有比这些错误更真实的了:在人们关于他们的前途的设想中,有着他们眼下的历史状况的存在本质。如果我们作为悲剧经历了 1968 年的俄国入侵,并不是因为折磨如何地残酷,而是因为我们确信一切(一切,例如国家的本质,其西方性)都已永远地失去了。一个捷克作家,深陷在这种绝望之中,本能地在狄德罗的这部如此自由、如此不当回事的小说中寻求安慰、支持和呼吸,我觉得这是意味深长的。(我到巴黎之后,我意识到我对这部小

说的热情不仅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是令人困惑的：《宿命论者雅克》在它的祖国令人惊奇地被轻视了，如同它获益良多的拉伯雷传统。）

剧本翻译成多种语言（依据的有些是捷克文，有些是法文），多次在欧洲、美洲（西蒙·凯罗在洛杉矶把它搬上舞台，苏珊·桑塔格在波士顿）演出，甚至在澳大利亚。我只看过几次；其中萨格勒布（1980 年）和日内瓦（1982 年）的演出让我非常高兴。有一天，一家比利时的剧院对剧本作出了晦涩和雕琢的解释，使我明白我的变奏的原则可以造成多大的误会。有书写癖的导演（今日有谁没有吗？）对自己说：既然昆德拉对狄德罗的小说可以来一个变奏，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他的变奏来一个自由的变奏？这是一个制造文字垃圾的最可靠的方法。

自从我知道了戏剧界人士对戏剧文本的不可动摇的放

肆之后，我就希望我的剧本有更多的读者，而不是观众。我只把许可给予那些爱好者的剧院（在美洲，有十几个大学生剧团演出过该剧）和钱不富裕的专业剧院。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可以保证演出至少可以是简单的。实际上，在艺术上，没有比一个傻瓜手上有很多钱能够造成更具灾难性的损害了。

1989 年末，"永恒的俄国之夜"结束了，《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剧院中演出（仅在布拉格，就有三个不同的演出）。对剧本的理解使我欣喜异常。多么幽默，忧郁的幽默啊！（在布拉迪斯拉发，几年之内该剧都是保留剧目，主人公的扮演者是我最后认识的两位著名喜剧演员：拉西卡和萨丁斯基。）灵感直接来自法国文学，可我不知不觉间竟写出了一部完全捷克的作品，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文章结束的时候，再补充一件事：最近，在莫斯科演出了

这部戏。极好，人家对我说。我又一次想起我在《导言》中说过的话："永恒的俄国之夜。"我听见雅克对我说："我亲爱的小主人，人们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

1998 年 8 月，巴黎。